

俄國文學史





第一章 緒言

俄國的文學和先進的英國、德國及法國及其他各國的文學比較起來，確是一個很年輕的後進；然而她的精神却是非常老成，她的內容却是非常豐富。她的全部的繁盛的歷史至今僅有一世紀，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炫耀着，幾欲掩蔽一切同時代的文學之星，而使之闐然無光。

半世紀以前，俄國的文學，絕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但隔了不久，她的一切文藝作品，已如東流的急湍，以排山倒海之勢，被介紹到英法德及至其他先進國的文字裏去了。她的崇拜者白魯乃 (Ferdinand Brunetiere) 會說，有一個時期，如果看見一個法國人手裏拿了一本常常遇見的黃色封面的書，便可以很確實的決定這是一本俄國一個大小說家所著的小說。在英美二國，其盛況雖沒有到這樣地步，而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諸人的著作，也到處都有人崇拜。在日本，則『俄國文學熱』到現在還沒有退。在最近的中國，她的作品之引人注意，也比任何國的文學都甚些。

俄國文學所以有這種急驟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摯的與人道的精神，使她墾發

了許多永未經前人蹈到過的文學園地，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

在下面，先把俄國的地勢，人種，言語及歷史的大略說一下，然後再進一步而敘述她的文學的發達史。

地勢

我們一看歐洲的地圖，便可以完全明白俄國的地勢。她占有歐洲東部的一塊大平原；東至烏拉山，南至高加索，全境幾全爲低原或平原。她的北方是澤地，澤地以南是大森林，再南是一塊極大的農業的平原，最南是草原。她近海的地方極少，但國內河流極多，伏爾加 (Volga) 河是歐洲最長的一條河。她的城市，在文學及歷史最著名的有基輔 (Kiev)，諾夫格洛 (Novgorod)，莫斯科 (Moscow) 及彼特格拉 (Petrograd) 等地。她的人民，以農夫占最大多數。

人種

俄國的人種原是斯拉夫 (Slav) 族，後來又與斯坎德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s) 及芬蘭族 (Finnish) 混合。因爲俄國的地位在歐洲東部，正當歐洲與亞洲之衝，所以她同時受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的很強烈影響。十三世紀時，韃靼族以疾風驟雨之勢侵入俄國，占領她的最肥沃的土地至數世紀之久。自然，這個事實，對於俄國的習俗與文字，不免留有多少影響；但在民

族性上，其影響却極少。到今日俄國人還純粹是斯拉夫人，保持一切斯拉夫民族的特性。

俄國人因受特殊的氣候，土地的狀況，以及數千百年的生活狀況的支配，其性情自有一種特別的所在。俄國人之服從與忠實，是久著稱於世的。他們的思想敏銳而有急智，極喜歡辯難討論。他們的天性是宗教的，而且大部分是相信定命論的。他們很會忍耐，能受長期的痛苦而不爲屈。他們同情心極盛，愛同類，且愛一切生物。他們又是很坦白，很堅定的。不過他們也有許多壞處；他們很富惰性，易趨於極端，沉思於空想而不易見於實行，且缺乏獨立的氣概。龔察洛夫所描寫的阿蒲羅莫夫 (Oblomov) 與屠格涅夫所描寫的路丁 (Rudin) 便是大多數俄人的代表。在其他各作家的文字裏，俄國人也極真切的被表現出來，我們讀她的文學，便可以明瞭她的靈魂了。

語二 斯拉夫族在最初的時候是同說一種方言的。俄國人，波蘭人，捷克人，塞爾比亞人及巴爾幹人的語言，在根本上都是同樣的。後來因爲外國語的加入與文法組織的完密，他們的言語便漸漸變異起來。單講俄國語已有三種大別：一，小俄語，說此語者約有三百萬人，都在南部及西南部烏克蘭一帶。二，白俄語，說此語者約有八百萬人，都在西北部一帶。三，大俄語，此爲俄國

最通行的正統語言，一切文字及文學上所用的，大概皆爲此種語言；說此語者共有八千萬人。不過這幾種語言的根源都還是相同的。其相異的程度正如西班牙文之與葡萄牙文，或挪威、丹麥文之與瑞典文。

斯拉夫各民族，都各有他們的文學，便是小俄與白俄也自有他們的文學與民歌。我們現在所講的則限於用大俄文寫的一切文學，不涉及小俄及白俄。因爲俄國的重要文學作品差不多都是用大俄文寫的。

俄國的文字是發表一切思想與情感的最好利器。屠格涅夫在他病榻所說的最後的話之一，便是勸俄國作家，努力保存他們的「寶貴的遺產——俄國文字」的純潔。羅門諾沙夫 (Romanov) 則以爲俄國的文字極爲偉大，「其活潑如法文，其剛健如德文，其秀逸如意文，其豐富雄壯如希臘拉丁文。」作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一書的克格巴特金 (Kropotkin) 也極力稱許俄國文字，他以爲用俄國文字譯的外國文學作品，最能保有原文的特點。

在別一方面，俄國文字又是極通俗的，普希金、歌郭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諸人的文學作品

幾乎爲最大多數的人民所領悟。俄文的名著，都是幾千百萬部的流傳在鄉村之間。當一八八七年普希金全集十大冊出版時，其銷數在十萬以上，其零冊的詩集及小說集的銷數尚不算在內。其他如歌郭里、屠格涅夫、龔察洛夫等的十二冊的全集也從書販的手裏，流傳到極僻遠之鄉地，每年各銷至二十萬部以上。從這個例子裏，用可以看出俄文的通俗程度，同時，並可看出俄國人民是怎樣的嗜好文學。

第二章 啓源

民間傳說與史詩

俄國文學在啓源時代的最初，也同別的許多國一樣，包含有不少的口頭傳述的民衆作品。這種作品，一代一代傳下來，最後才寫在紙上，搜集起來付印。他們的種類很多，有的是歌謠，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詩；他們的來源也很久，有一部分的歌與民間故事，在阿利安時代便已傳述歌唱着。還有一部分是從蒙古與土耳其及其他東方諸國傳來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爲依鄂太子遠征記的史詩。這個史詩的產生約在十二世紀末或十三世紀初。牠的結構融成一片，內容充滿着詩的美感，顯然是出於一個作家之手。牠所敘的是發生於一一八五年的實事。基輔的太子依鄂 (Igor) 帶了兵去征伐占據俄國東南部的波洛溪 (Polovesi) 族。他在路上，遇到種種的惡兆，太陽黑暗了，把影子照在俄國的軍隊上面，許多的動物也給他各種的警告。但是依鄂不顧，他叫道：『兄弟們與朋友們！我們與其做波洛溪的囚徒毋寧死！』於是他們與波洛夫溪族接觸，大戰了一次。戰時，一切自然界如鷹與狼與狐等等都參與在場中，結果，則俄軍大敗，依鄂被敵人擒去。後來，他又從敵人那裏脫逃回去，一路上溪流發言，山鳥

示塗，得到自然界的幫助不少。

像這一類的史詩，在那些詩歌流傳的還有不少，惜能夠傳到現在的，只贖有這一篇了。

史記 史詩以外，俄國的史記，也是很可寶貴的古代文學。如基輔。如諾夫格洛(Novgorod) 如柏加夫(Pskov) 及其他各地，在十至十二世紀時都有他的很好的史記。這些史記不僅僅是記載乾枯無味的史事，敘述的裏面還帶有不少的理想與詩的美；尤其是基輔史記(Nestor's Annals) 至今還是一部很好的名作。諾夫格洛的史記稍感乾枯，但當敘述戰事的地方，作者筆端也蘊有很豐富的熱情。柏加夫的史記，則滿含有民治的精神與活潑的描寫。作這些史記的人，實都是很好的歷史家，很受希臘的範式的感化的。

黑暗時代

一二二三年蒙古族的西侵，把俄國的少年文化完全破壞了。那時繁盛的為知識中心的都市，如基輔之屬，都已荒蕪不堪，被逐出於俄國史書以外者至二世紀之久。繼蒙古族之後，又有土耳其族侵入俄國南部巴爾幹半島。一切俄國人的生活，都起了很深沈的變化。教會的權力，漸漸的漲大起來，莫斯科漸漸代替基輔諸地，成了宗教與文化的中心。帝王的

權力，奴隸的制度都起於此時。一切地方的獨立精神完全崩壞。教會的影響極大，教士們宣言莫斯科爲君士坦丁堡之後繼，爲「第三羅馬」。他們爲保持勢力之故，極力阻止臘丁教會的權力，以及西歐文化的傳入。

這種情形，與俄國以後的人民生活及文學的發展有極深的影響。蒙古族的壓制，雖不久即移去，而繼其後的帝王與教會之專橫，却也不下於異族。自此俄國的社會便罩上了一層灰色的慘雲，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時，才被掃蕩開去。

青年的活潑的史詩精神，已不復見。憂愁悲慘的情調遂成爲此後俄國文學及民間傳說的特質了。

改革的曙光

第一本俄文的聖經於一五八〇年時在波蘭出版。幾年以後，莫斯科便也有了一個印刷局。

這時，基輔已由長久的沈睡裏，復蘇生而爲文藝的中心，並設立了一個大學。後來，莫斯科因爲修訂聖書之故，大招收基輔的文人，基輔的文化，又移於莫斯科。當時最著名的文人有波洛茲

基(Simon Polotsky)。他作宗教劇與宗教史，又作好些詩歌。批評家稱之爲俄國第一詩人。他的浪子也是俄國的第一劇本。

自此至十七世紀末，都無大作家產生。直到彼得第一大改革時，俄國文學才漸漸的有生氣起來。

在彼得改革以前，有兩個很重要的作家產生；一個是高托欣(Kotoshikhin, 1630—1667) 他是一個歷史家，從莫斯科跑到瑞典，做了一部俄國史，痛言俄國有改革的必要。當時沒有什麼人注意，直到十九世紀，他的書才被人發現。一個是克利森(Kryzhanich)，他是南俄人，一六五九年被招至莫斯科修訂聖經，做了一部很重要的書，指陳俄國有澈底改造的必要。二年後，他被流放到西比利亞，後來死在那里。

彼得的努力，則與他們不同，在實行而不在批評。彼得承認文學的重要；他覺得那時俄國所寫的文字，與人民所用的口語已大有不同，於是他便創造了一種新的更簡單的字母，使言文合而爲一。這種字母便是現在所用的。但是他對於文學，完全以實用的眼光看待牠，所以當他的時

代，真正的文學運動還不能發生。

羅門索諾夫

在實際上，爲俄國文學的彼得第一，給後來以極大的影響者，則爲羅門



Lomonosov (1711—1755)

諾索夫(Lomonosov, 1711—1755)，羅門諾索

夫生於白海邊一個小村裏，他的家庭以漁爲生。他離了家庭，步行到莫斯科一個教會學校裏讀書。後來又步行到基輔。當時，聖彼得堡科學院要莫斯科神學院選出十二個生徒，資送到外國去留學。羅門諾索夫被選爲十二人中的一個。他到德國學自然科學。一七四一年回國，被任爲科學院的院員。依利沙白女皇時，他

極力主張莫斯科大學有成立的必要。此大學遂於一七五五年落成。後來因爲政治的關係，被加

德隣二世(Catherine II)所嫉視。

普希金 (Pushkin) 說：『羅門諾索夫他自己是一個大學校。』這句話是實在的。羅門諾索夫除了是詩人以外，還是一位很好的哲學家，化學家，地理學家，天文學家，經濟學家以及算學家等等；而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功績尤為偉大。他掃去一切外國文字的糟粕，發揮俄國文字的本色。他改訂國語，以莫斯科方言為文言之標準，並作『俄國文法』以示其準的。

與羅門諾索夫同時代的作家，還有幾個要舉出來的。甘底麥 (Kantemir, 1709-1744) 是俄國的貴族，曾做過駐英的大使；他的諷刺詩很著名。脫里狄加夫斯基 (Tretjakovsky, 1703-1769) 是一個牧師的兒子，從家庭裏逃出來，步行到各處游學。他對於詩韻的訂正，極有成績。狄契夫 (Tatichiev, 1686-1750) 是很有名的一個歷史家；他第一次發見古代史記的價值。修麥洛加夫 (Sumarokov, 1717-1777) 以善作戲曲及諷刺詩著名，批評家稱之為俄國的藍森 (Racine)。

加德隣二世

加德隣二世的時代 (1762-1796) 是俄國文學由黑土中長出綠

芽的時代；打破了以前的沉悶空氣，引進法國文藝的曙光。雖然當時作家摹倣法國偽擬古主義

(Pseudoclassical) 太過，而一部分已開始從俄國的實際生活裏掘取文藝的材料了。加德隣自己與法國的哲學家極接近。福祿特爾及盧騷的學說，流傳於多數人的口中。她自己也作了喜劇



Fonwisin (1745—1792)

數種，並創刊一種月報。當時的文壇，頗

極興盛之概。文學院也成立起來，派台

科瓦公主 (Vorontsova-Dashkova,

1743—1819) 做院長。台科瓦公主極

熱心的幫助這個文學院，助他們編成

了一部俄國字典。當時著名的作家極

多。白格達諾契 (Bogdanovitch,

1743—1803) 的寓意詩，輕妙幽秀，方

委真 (Fonwjin, 1745—1792) 的戲曲真摯感人。他的『旅團長』『未成年者』二劇，樹純俄國式的喜劇的標本。詩人梅加夫 (Malikov) 以寫國民性格見長，引文學與日常生活接近。第一哲學

家諾威加夫(Novikov, 1742—1818)的作品富有平等博愛的精神。陶澤夫與拉特契夫尤爲諸文人中的傑出者。陶澤文(Derzhavin, 1743—1816)是偽擬古主義的最大的作家。他的著作，雖



Devshawin (1743—1816)

中僞擬古主義的毒，而詩的真美，仍不時流露。他的神一詩，批評家譽之爲『前無古人』。拉特契夫(Radischev, 1749—1802)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犧牲者。早年被派到德國去留學。一七九四年，他回到俄國，出版了一部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這部書裏，他敘述他的感想，民間生活，與道德及哲學上的各種討論，尤其注重的是奴制的殘忍，法庭的不法與政府的惡劣。加德隣二世此時，震於法國的大革命，已覺到自由思想的危險，遂力反以前的放任主張，立刻命將這部書毀板，並把拉特契夫流逐到西比利亞的最東部。一八

○一年，拉特契夫被赦回國，但他見俄國政治無改革的希望，赦回後即自殺而死。

十九世紀的初年

十九世紀是俄國文學史上的最燦爛的時期。這種文學的光



Karamzin (1766—1826)

明乃是以前的數百年所蘊蓄而未能照射出來的。爲十九世紀新文學開端最大的作家，是普希金(Pushkin)。在普希金以前，有兩個很重要的作家必須舉出，這二人便是歷史家卡倫辛(Karamzin)及詩人助加夫斯基(Zhukovsky)。

卡倫辛(Karamzin, 1766—1826)的

俄國史，於當時及後來的影響都極大。這部

書共有八大冊，出版後二十五日，初版三千部即已售盡。但他不僅是大歷史家，且是一個很偉大的小說家。他的國外通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Abroad)的勢力，幾乎較他的史

書爲尤大。他在這部書裏，想把歐洲的思想，哲學與政治生活的情形傳布於民衆。卡倫辛的小說，都是感傷的浪漫主義 (Sentimental romanticism) 的作品。這種作品正是當時所需要的，因爲這是偽擬古派的有力的反動。在卡倫辛的許多小說裏，最感動人的是可憐的麗莎 (Poor Liza, 1792) 一書。他敘一個不幸的農家女郎，受



Zhukovsky (1783—1852)

弔她。對於弱者與農人的同情，爲後來俄國文藝的重要特質之一，而在卡倫辛之時已見其端了。助加夫斯基 (Zhukovsky, 1783—1852) 是一個純正的浪漫派詩人。他自己的作品不多。

一貴族的誘惑，後此貴族又棄之不顧。女郎遂悲憤自沉於池。這部書的描寫，並不甚真實，女郎所說的話極文雅，不像一農女。但當這書出版時，竟引起時人的狂熱。書中所指的女郎自沈之池，竟有許多富於感情的莫斯科少年跑到那里去憑

他的大工績乃在引進英德及其他各地的詩歌到俄國的文壇，打破以前的寡陋的法國崇拜的風尚。他譯了席勞 (Schiller)，烏蘭 (Uhland)，亨特 (Herder)，擺倫 (Byron)，慕爾 (Thomas Moore) 及其他詩人的作品，又譯荷馬的亞特賽 (Odyssey)，印度的詩歌，及西方斯拉夫的民



Ryleev (1796—1826)

歌。他的譯文極美麗，但不是直譯的，譯文裏滲透了不少的助加夫斯基的分子進去。他自己的詩也很好，但他祇向好處寫去，缺乏反抗的自由精神。最富於這種反抗精神的是「十二月黨」的詩人李列夫 (Ryleev)。

十二月黨 十二月黨的舉事 (The

Decembrists) 是十九世紀初俄國的一件於政

治與文學都很有影響事。拿破崙戰爭時，俄國有許多官吏軍人逃到西歐去。他們飽吸着西歐的自由空氣，等到回國時看見本國政治的黑暗，與當局者的壓制，便忍不住要起一種改革的運動。

這個運動，醞釀得很久，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亞歷山大一世死時，他們便在聖彼得堡裏豎了革命的旗幟；但因平民附和者極少，這種運動立刻便被軍隊壓平。一百多個最優秀的青年，被流逐到西比利亞，還有五個人被判決死刑。詩人李列夫便是這五人中之人。李列夫(Рылев, 1795-1826)比普希金大幾歲，他曾到法國去過兩次。他雖然不欲以詩人自命，但他的詩歌，却有遠大的成就的希望。他的天亡，實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損失。到現在我們讀他的詩，還深深的感到他的愛自由與反抗壓迫的精神。

普希金的新本歌集，由莫斯科出版，其內容豐富，且其詩歌之風格，亦與普希金之其他作品迥異。此書之出版，實為俄國文學史上之一大事。其內容之豐富，且其詩歌之風格，亦與普希金之其他作品迥異。此書之出版，實為俄國文學史上之一大事。

普希金 (Pushkin, 1799-1837) 出來以後，其詩歌之風格，亦與普希金之其他作品迥異。此書之出版，實為俄國文學史上之一大事。

啓源

十七

第三章 普希金與李門托夫

普希金

自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 出來以後，俄國才有引起

世界注意的偉大詩人。

普希金的詩才極高，格律極美備，敘述極自然。他是俄國的第一個國民文學家：用純粹的本國的文字，美麗的寫下許多偉大的名著。他的家庭是莫斯科的一家貴族。他的父親是當時貴族的一個模式，喜歡法國的文學，喜歡閒瑣的談話。他買了許多文學書放在家裏。但普希金受他的影響並不深。普希金少時最好的伴侶乃是他的祖母與一位老乳母，他從她們那里，開始學習俄文，又從乳母那里得到許多民間傳說，為他的詩文的資料。他後來到聖彼得堡入學。在他畢業以前，他已有很驚人的詩名。陶澤文與助加夫斯基都極口的讚許他。助加夫斯基送普希金一個相片，上面寫道：『給一個學生，從他失敗的先生。』他同一班從事於政治運動的十二月黨，都是很好的朋友。他深受他們的影響，寫了一篇自由歌，又寫了許多含有革命思想及諷刺當局的詩歌。因此，在一八二〇年，當他僅有二十歲的時候，便被政府放逐到一個鄉僻的小鎮去。不久，又允許

他到克里米與高加索去旅行，在這個旅行裏，他寫了不少極優美的抒情詩。一八二四年，政府命令他到中俄去。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起事時，普希金還在那個地方，所以沒有加入。不然，他也要同一班青年並被逐到西比利亞去了。不久，



Pushkin (1799—1837) 的幼年

尼古拉第一允許他回聖彼得堡，並命他供職於宮庭。他同一個婦人結了婚。一八三七年，他因為妻子的緣故，和俄皇很信任的一個法國人決鬪，被殺，年三十七。

普希金的著作極多。他很受擺倫 (Byron) 的影響，但他的藝術似乎較擺倫更爲精進。他最初的著作，路絲蘭與陸美嫩 (Ruslan and Ludmila) 本是一篇民間流傳的神話，他把牠放進他的美麗的詩裏去。當此長詩出現時，影響於俄國文壇極大。偽擬古主義從此永被驅出文壇之外，每個人想讀這首詩，每個人都能把這首詩的詞句記在心頭。這首詩的故事，是普希金

從他的老乳母的口裏聽來的。陸美妲和路絲蘭行結婚禮後，天忽變黑，雷雨交作。雨後，陸美妲忽不見。不幸的丈夫遂同三個别的少年同去救她。經過許多危險，路絲蘭才把陸美妲救出來。情節

與一切流行的神話差不多，而此詩之所以能這樣動人，其原因完全在普希金詩才的超絕與詞句的警奇豔美。

普希金還做了許多劇本，以歷史劇



Pushkin (1799—1837)

“Boris Godunov”為最著。但最重要的要算是他的用韻文寫的長小說亞尼微 (Fengheniy Onyeghin)。在這部小說裏，他的天才幾乎表露無遺。亞尼微是書中的主人

翁。他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個夏天，他住在別墅裏，與隣居的一個少年詩人成了極親切的朋友。他們又認識了一家隣居。這隣居有一個母親，兩個女兒。她們的名字是泰台娜 (Tairana) 和亞爾

格(Olga)姊妹二人情性全不相同。亞爾格沒有什麼思想，泰台娜則聰明而有天才。少年詩人愛亞爾格，他們快要結婚了。泰台娜則戀愛亞尼徵，她寫了許多極懇摯的信，坦白的告訴他她的戀情。但他不大理會她，却與亞爾格有了戀愛。因此，亞尼徵與少年詩人決鬪。他把少年詩人殺了，被迫離開這個地方。泰台娜對於亞尼徵還很真摯的愛着。後來她到了莫斯科和一個老將軍結了婚。他們到聖彼得堡去；她時出現於宮庭宴會上。有一次，亞尼徵遇見了她，不知她就是以前的娜泰台；他這時却戀愛着她，寫了許多信去。但她不覆他的信。有一次，他到她家裏，正遇着她在讀他的信，眼裏充滿着淚。他向她熱烈的求愛，但被她拒絕了。她拒絕他的話，是全書最美麗最動人的一段；曾有無數的俄國婦人，把這一段詩，讀着誦着，爲之流涕嘆息！

普希金晚年時，又從事於散文的著作。歷史小說甲必丹之女 (The Captain's Daughter) 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還有許多短篇作品也都很有影響。他在巴爾扎克 (Balzac) 之前，把寫實派的精神，引進到俄國文壇裏。克洛巴特金 (Kropotkin) 說，李門托夫、赫爾岑 (Herzen)、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的小說，所受的普希金的影響似乎較歌郭里更直接些。

李門托夫

李門托夫

(Lermontov, 1814-1841) 全部分的文學生活僅有八年，但

他的成功，却並不下於普希金。他的母親是一個愛好詩歌的人；惜當他三歲時，她便死了。他在外

祖母手下撫養成人。十四歲時即提筆為詩，

初用法文寫，後用俄文寫。在外國詩人裏，他

最喜擺倫與雪萊 (Shelley)。十六歲，進莫斯

科大學。後因與教員衝突出校，改入聖彼得

堡的陸軍學校。十八歲，被任為騎兵官。二十

二歲，因作詩弔普希金之死，忽得大名。在那

首晚詩裏，他表現出偉大的愛與自由的精

神。數日之內，聖彼得堡及全國的讀書的人



Lermontov (1814-1841)

都能默誦得牠；手鈔的稿本數千冊在流傳着。但政府因他有攻擊當局的話，立刻便把他放逐到高加索去。他極喜歡高加索。一切高加索的自然的美，都在他詩裏反映着。他是一個惡壓迫，反抗

現代道德的人，在他的著名的作品魔鬼（The Demon）與密希里（Misyrri）裏，這個反抗的精神表現得最真切。魔鬼是描寫一個魔鬼，從天堂裏放逐出來，戀愛一個佐治亞（Georgia）的女子。她避到尼庵裏去，死在那里。密希里是描寫一個求自由的孩子的事。一個孩子，名密希里，早年從家裏被帶到一個小修道院裏。牧師們以為他的塵念俗情已經淨除。但實則他仍時時夢想到他舊時的家鄉，夢想到環着他的搖籃向他唱歌的姊妹們，夢想到把他的灼熱的胸部躺在親人的身上。有一夜風雨大作，牧師們正在祈禱着，他却乘機逃出修道院，在森林裏走了三天。在他的一生裏，祇有這幾刻享到自由之樂。但他不能走出這個大森林。幾天後，有人發現他在離院不遠的地方躺着，因同一隻豹爭鬪，受了重傷。臨死時，他向牧師道：『你問我自由時做了什麼麼？——我是生活着，老人！』李門托夫的魔鬼主義或悲歡主義，並不是失望的悲觀。他的悲觀正如一個剛強的人看見環繞着他的都是些懦弱卑鄙的人而覺得很懊惱一樣。他還有一部散文的小說，名當代英雄（The Hero of Our Own Time）。這部小說很重要。書中的事實是如此：柏雀林（Peckorin）是絕頂聰明而且很勇敢的少年，他看各種事都不大重要。他戀愛一個女子，帶了

她到自己住的地方。他常去打獵。有一次，這個女子的同鄉因愛她，想帶了她逃走。他看見沒有脫逃的可能，便把她殺了。柏雀林對於這事，却淡然置之。幾年以後，柏雀林在一個高加索的村鎮裏，遇見了梅麗公主和她的少年。柏雀林並不喜歡梅麗，但因梅麗不喜那個少年，便千方百計的使梅麗戀他。到了成功之後，他對於梅麗又失了一切興趣了。他給那個少年一個當上，少年和他決鬪，他便被殺死了。這就是當代的英雄許多人以為他描寫的人似有所指，但他說柏雀林不過是那浪漫主義時代一部分人的代表。是『那時代的衆惡的影像。』他的這種描寫法，實是後來諸作家所最流行的。他很愛俄國，但他並不像普希金的鼓吹愛國，他不愛政府，不愛俄國的兵力，他所愛的是俄國的鄉村生活，俄國的農民與俄國的平原。他反對戰爭。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是他比普希金更偉大的地方。他死時只有二十七歲；同普希金一樣，也是死於決鬪。有些批評家說，他如果不天死，他的成就必定更要偉大！

幾個小詩人

與普希金，李門托夫同時代的詩人很多，但大概都是受普希金的影

響而起。他們雖不能算為世界的作家，但在俄國的文學史上却很有關係。高洛夫

(Kozlov,

1779—1840) 的詩，表現出他自己的悲慘生活。他四十歲時，雙足不能走，不久，又失明。他的詩都是他女兒替他默寫的。台爾威 (Delwig, 1798—1831) 是普希金的摯友。他的抒情詩至今尚有誦者。白勒丁斯基 (Baratynsky, 1800—1844) 也是普希金的朋友。他的詩充滿着愛自然的熱情，和諧的音調與人生的疑問。耶志加夫 (Yazykov, 1803—1846) 也是普希金的摯友。普希金很稱許他的詩。范尼委丁諾夫 (Venitinov, 1805—1827) 死的時候雖早，但他很有成大詩人的希望。他的詩美麗而多哲理。亞度委斯基 (Prince A. Odoyevsky, 1803—1839) 和波里享夫 (Polezhayev, 1806—1838) 也都是很年輕的時候便死了。亞度委斯基 是十二月黨的朋友，他被逐放於西比利亞。十二年後，又被移到高加索，在那里，和李門托夫 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詩雖未成熟，却是真的詩。波里享夫 的運命更是悲慘。當他二十歲時，做了一首自敘詩，因此被政府送去當兵役，而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他悲憤無聊，不久即死。他的詩，都是反抗專制的呼號，而以血和淚寫出的，惜他的許多好詩都被政府湮沒了。薛夫卿加 (Shevchenko, 1414—1861) 是小俄的詩人，也因為做詩的原故，被政府罰兵役。他的詩都是用小俄文寫，詩極優美，而文句與內

容又極通俗。此外還有好些小說家，因俱不甚重要，所以這裡不寫出。

克魯洛夫

克魯洛夫 (Krylov, 1768—1844) 也是和普希金他們同時代的一個詩



Krylov (1768—1844)

人。但他的偉大却遠出於追步普希金的諸詩人以上。他是並不受普希金派的影響的。在一八〇七年以前，他做了好些喜劇，但俱係摹倣法國的。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所長，專力去做寓言。他的寓言有一部分是從依索和法國的勒封登 (Lafontaine) 的寓言譯出來的，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到現在，他的寓言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兒童沒有讀過。他的文體簡單而

美麗，所含的哲理極深沉，却表現得極活潑，極自然，極有趣。他的作品雖不很多，但已在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上占一個很穩固的地位。

第四章 歌郭里

歌郭里的早年

俄國文學的新時代，與歌郭里(N. Gogol, 1809-1852)的出現而

同時開始。批評家稱十九世紀後半的文學爲『歌郭里時代』。歌郭里是小俄羅斯人。他的家庭是烏克蘭的貴族。他的父親很有文學天才，曾用小俄文做過好幾篇喜劇，可惜死得很早。因此歌郭里幼年便離開家鄉。十九歲，他在聖彼得堡；他這時的希望在成一個演劇家。但大劇場的主任不肯收受他。經了幾時的窮困生活，他到一個部裏去辦事，這種事情與他天性也不合宜；他不久便棄去，專努力於文學，當時的各種雜誌上都有他的文字。一八二九年時，他出版了兩部描寫小俄鄉村生活的小說集，一集名狄甘加農場之夜(Night on a Farm near Dikanka)；一名美格洛特(Mirgorod)。這兩部小說集的出現，使他立刻在當時文壇上得到很穩固的地位。助加夫斯基與普希金都讚許他的天才，張開兩臂歡迎他。在他的短篇小說裏，有幾篇是很重要的。伊凡伊凡諾威契和伊凡，尼吉復納契的爭端(How Ivan Ivanovitch quarrelled With Ivan Nikiforytch)是一篇很滑稽的故事。伊凡諾威契是一個性子很和平的人，尼吉復納契是一個

性子很粗暴的人。他們是隣居；有一次，因細故失和，竟結了不解的仇。他們的朋友想了許多法子，都不能使他們復和。歌郭里描述他們的性格與爭論，很能令人發笑。塔拉史蒲巴 (Taras Bulba)



Gogol (1809—1852)

是一篇小俄的歷史小說，敘十五世紀的一件事。哥薩克人是勇敢而愛自由。他們與波蘭開戰。老英雄塔拉史有兩個兒子。他的少年因戀愛一個波蘭貴族，竟投入敵軍。後來他被哥薩克人所俘。他的父親塔拉史親自把他殺了。不久，塔拉史的長子，被波蘭人俘去，死於華沙。老人又召集兵士，攻入波蘭，結果也死在敵人手裏。歌郭里描寫哥薩克人的剛強性格極爲動人，敘事也極活潑而真切。但浪漫主義的氣息，還未全除。塔拉史的少子，完全不是一個世上所有的人，波蘭的貴婦，也描寫得不真實。然除了這幾個缺點外，其餘的敘述却都是極寫實的。狂人日記描寫狂人心理極爲細膩動人，開闢後來心理分

析的小說的先路。外套 (The Cloak) 一篇，影響於後來尤大。屠格涅夫常說：『我們都是從外套傳下來的。』這是很確實的話。他的描寫雖是帶着笑容，却是含着不可見的淚珠的慘笑。他敍一個窮苦的小官吏，外套破了也沒有錢去買新的。後來儲積了許久，才得另做一件新外套。他很高興的第一天穿了赴宴會。不料回來時竟被強盜剝了去。他去報告一個警務的長官，又被他威嚇了一頓。這個小官員又急又怕，不上幾天便死了。同時在他被盜的地方，出現了這個小官員的鬼魂，專奪過往者的外套，直到那個警務長官經過這個地方，也被他剝去了外套，這個鬼魂才不再出現。這種對於弱者的同情與復仇的主張，都是後來許多作家所具有的特質。克洛巴特金說，『從歌郭里以後，每個小說作家都可以說是在重寫着外套。』

巡按

歌郭里的散文喜劇巡按使 (The Inspector General) 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把當時官場的黑暗描寫得十分真切。這篇的故事是普希金告訴他的。有一個少年因賭把錢用完，住在一個小縣城裏不能動身。縣官接得京城友人一信，說有巡按使要到他那里去。他城裏的紳士，疑心那個少年就是巡按使，招待他非常周到，送了他許多錢。到他走後，真的巡按使

才來。歌郭里的敘述非常滑稽，幾乎沒有一個人讀了或看了這齣戲不發笑的。但滑稽中却含着隱痛；使讀者於笑時即起了厭棄那些黑暗的心。這篇戲曲，譏嘲官吏太甚，檢查官自然不准他開演。後來因俄皇偶然的得到他的稿本，讀了大笑，才得到在舞臺上出演的特許。歌郭里除了這篇著名的喜劇外，還著了些劇本。結婚也是一篇喜劇，描寫一個老嫗夫在結婚前的躊躇與恐怖。佛拉地米勳章 (The Vladimir Cross) 則是繼巡按使之後而描寫聖彼得堡官場的一篇喜劇。但因巡按使出演時，批評家譏責的話極多，所以他始終沒有興趣把這篇同性質的劇本寫完。

去國

一八三六年，他離開俄國到西歐去旅行；去國的原因也是因為受批評家對於巡

按使的譏彈及對於俄國的厭倦。最初到巴黎。第二年，到羅馬，他很愛這個地方，便決定久居於此。

死靈

從這時候到他回國前的最重要著作是死靈 (Dead Souls)。死靈是一部長篇小

說，他在俄國時已動手寫了一部分。據歌郭里自己說，普希金當歌郭里讀他的著作給他聽時，往往會發笑；但當他把死靈的第一章寫好後，讀給他聽時，普希金的臉色却漸漸的幕上了一層陰雲。等他讀完，普希金不禁叫道：『唉！俄國是這樣的一個悲慘的國家呀！』

死靈的故事，也是普希金告訴他的。在那個時候，俄國的農奴制度正十分流行；一個地主，至少總有一二百個奴隸，這些奴隸，他們稱之爲「靈魂」(Soul)，他們的身體，可以如貨物一樣的互相買賣。國家每十年調查田主的農奴數目一次，凡在這十年內死亡的農奴，田主應付一個奴稅給政府。一個窮苦的少年契契加夫 (Tchichikoff) 知道了這個情形，便想出一個極聰明的方法來。他帶了少數的金錢，到各地方去收買已死的「靈魂」。田主因爲把「死靈」買掉可以免付賦稅，所以多歡迎他。他這樣的買了二三百農奴，便又去買一區賤價的地。他把這些憑證押在銀行裏，於是便可以得到很多的錢了。歌郭里敘述契契加夫旅行的情形非常活潑生動。他所遇見的人，無論什麼樣的品格與情性都有，而歌郭里都能很逼真的把他們表現出來。當死靈出版時，讀者都起了極大的感動。

晚年

一八四〇年，歌郭里在羅馬患了兩次大病，同時經濟方面又十分困難；他的思想便改變了許多；早年時所蘊蓄的神祕的宗教的思想，現在占領了他心靈的全部。他深悔從前的工作，覺得從前的作品都是很卑鄙的。因此，他把許多手寫的稿件都投在火爐裏燒了。死靈第二

部分也遭了這個厄運。所以到現在死靈的第二部是未完工之作。他這時的思想都集中在通信集（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一書上。他以為這部書是很重要的。當一八四七年這個通信集出版時，結果却大反他的期望。當時的批評家，因為他的守舊的言論，紛紛的責難他。白林斯基（Berlinsky）且寫了一封激烈的信給他。

他在一八四八年回國，常住在莫斯科；一八五二年二月死在這個地方。他晚年的言論，雖被許多人所不滿，但他的偉大的成績，却如日中天，沒有一個人不讚嘆崇拜他！

第五章 屠格涅夫與龔察洛夫

屠格涅夫

普希金、李門托夫及歌郭里諸人的努力，使俄國文學呈空前的光華，但在

當時，西歐諸國，尙不知道他們，英德諸國的文人，對於俄國文學都十分忽視。到了屠格涅夫(Turgenev)

出來後，西歐與俄國文學間的隔膜，才開始除去。

屠格涅夫(1818—1883)的家庭是貴族人

Turgenev (1818—1883)



家。他的家庭教師都是外國人。他對於俄國文學的興趣，是由家裏的一個老僕人那里得來的。

一八三四年，他進了莫斯科大學。第二年（一八三五）又轉學到聖彼得堡大學。後來，又到德國去

了一次。他最喜歡讀歌德(Goethe)的東西；有人說，他能够默誦“Faust”第一篇的全部。一八五二年，他做了一篇哀悼歌郭里的文字，竟因此受禍，幾被兇暴的政府遣戍到西比利亞去；因爲朋

友的救助，政府把他禁錮於他自己的家裏。二年後復得自由。但他這時已厭棄了祖國。此後的生
活，大概都是在西歐各都會裏過的。巴黎尤其是他最常住的地方。他在這些地方，有了許多文學
界的朋友。俄國文學因他的宣傳與介紹才第一次，被引到西歐各國去，這是他一件很大的功績。
但同時他自己因為久在國外的緣故，許多作品却被批評家視為不大明白俄國的當代生活。一
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死於巴黎，年六十五；他的遺骸移葬於聖彼得堡。

講起屠格涅夫的小說，其藝術的結構與文詞的精美，同時代的許多作家實無一能夠得到
他的。便是托爾斯泰與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也遠不如他，他的作品，不僅包含詩的美，
而且具有很充實的智的內容。自從他在一八四五年初次做小說起，他在文學界裏的活動時候，
有三十年以上之久。在這三十年裏，俄國的社會與青年的思想變動得最為急驟；而這種急驟變
動的痕跡，都一一反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裏，如照在鏡中之影，如留在海岸沙上的潮痕。

屠格涅夫最初出版的作品是一部敘寫農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這是反映着當時農奴的
悲慘生活的。因為要避免出版檢查官的注意，這個小說集便取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名字獵人日

記。在這個小說集裏，屠格涅夫並不大聲疾呼的鼓吹奴制的廢除，也不把農民敘寫得如何好；只是活活潑潑的寫出樸質的可愛的壓在奴制底下的農人的情景，以及浮薄卑鄙的田主的生活，使人自會看出奴制的毒害。此書一出版，影響即遍於全國。俄國奴制之終得廢除，此書的力量極大。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間，屠格涅夫又寫了不少的短小說，都能表現出他的天才。

他的初戀與春潮是他表現他自己的兩部小說。屠格涅夫的重要的作品都是客觀的，精刻的描寫人性與思想潮流的，惟這兩本書是自敘的文字。他們都充滿着詩意，描寫戀愛的情境也極動人。

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他自己以為最重要而應該聯續的讀下的，是下面的六種：一路丁 (Dmitri Rudin) 二貴族之家 (或名麗薩 (Liza)) 三前夜 (On the Eve) (或名海崙) 四父與子 五煙 (Smoke) 六荒土 (Virgin Soil) 我們讀了這六部小說，一方面可以看出屠格涅夫詩的才能的全部，同時並可觀察出俄國自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七六年間的知識階級生活的各

方面。

路丁（一八五五年出版）是表現俄國十九世紀中葉能說而不能行的青年的範式。屠格涅夫並不譴責他們，僅把他們的好處與壞處並列在一處，而以寬厚的態度對待之。此書中的主人翁是四十年代的一個青年路丁。路丁沈浸於黑智兒（Hegel）的哲學思想中。當時政治極爲黑暗，有思想的人不用想去做事。路丁的初次出現，是在一個愛自由的貴族夫人家裏。他在客室裏，衆賓客之中，高談闊論，不多一會，便成了談話的中心，以他的辭令，以他的見解，博得女主人的讚美與青年時代的人的同情。青年時代的人可以女主人的女兒娜太莎（Natasha）及一個青年的家庭教師爲代表。他們都被路丁所征服。當路丁講到他學生生活，講到思想與自由，講到西歐諸國爭自由的歷史，他的話句句含着火氣，含着熱誠，含着詩意，使這兩個青年幾乎拜倒在他足下。結果則娜太莎戀愛了他。他比她年齡大得多。他說，愛情之於他是已經過去的了。「看這株橡樹，去秋的葉子都掛在枝頭，要等新葉出來才能落下呢。」娜太莎以爲路丁的意思是說有新愛發生才能使舊愛忘記；於是她便把愛給了路丁。她不顧一切，與路丁約，早晨在一個湖邊會面。她

已決心跟了路丁同逃。但路丁却什麼表示也沒有，只勸他說，這個婚姻恐怕不能得她母親的同意，不如回去。於是娜太莎和他絕交。後來路丁又過了許久流蕩的生活，在一八四八年法國六月革命時，死在巴黎的巷戰中。

說說，說說，但是不能做去，這是四十年代俄國社會的特質，在路丁裏，屠格涅夫把這種情形表現得恰到好處。但是俄國的青年，不久便覺悟了。新人已緊接着路丁而出現。貴族之家便是描寫這個新的趨向。

貴族之家的主人翁是拉萊契基 (Tavretsky) 和麗薩 (Lisa)。拉萊契基是不滿意於路丁式的行爲的，他想去，做，想去實行他的理想，但他仍舊不能在新的潮流裏找出一路來。他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不幸和一個悍暴的婦人結婚，受了不少痛苦。他們離開了。他又遇見一個好女子麗薩，互相戀愛着。他們都相信他的前妻已死，但是不久，她又出現了。麗薩到尼菴裏去。拉萊契基失敗了。

屠格涅夫由這部小說，得到很大的成功。有人說，這部書和初戀在屠格涅夫的一切小說中

算是技術最高的。但實則這部小說之成功，第一還在讀者之衆多。父與子受人責罰，路丁也不能廣傳，只有這部貴族之家因爲所描寫的人物，都是普通社會裏所常遇到的，所以他能意外的得到極多數的讀者的同情。

在實際上，講到藝術的精美與思想的深沉，前夜似乎較貴族之家爲尤成功。前夜的女主人翁是海崙。在路丁裏，屠格涅夫描寫娜太莎，已帶有熱烈的情感與敢做事的精神。在這部前夜裏，他所描寫的海崙則爲此種婦人之更進一步者。海崙不滿她自己家族的沉悶瑣碎的生活，她渴望着更大範圍的活動。她在日記上寫道，『成好的人是不夠的；一定要去做好的事——是的，那是人生的大事。』但她所見得到的人都是些懦弱而無進取之志的人，或讚美自己的蝴蝶。最後殷沙洛夫 (Inzaroff) 出現，而海崙的全副心靈遂縈迴在這個人的身上。殷沙洛夫是一個巴爾幹愛國的志士。他只有一個志願：恢復祖國。他掃除一切哲學的幻夢，一直向前走去。當他突然發覺自己心裏對於海崙有了戀念時，立刻便決定離開這個地方，並且離開俄國。他到海崙那里告訴他要走。海崙要他第二天早晨再到她這里來。他不答應。第二天，海崙等到下午不見他來，便自

已去找他去。路上雷雨大作，海崙趨入路旁一個小教堂裏避雨。恰好殷沙洛夫也在這裏。她表白自己的心，殷沙洛夫爲她的熱誠所感，便決定與她結婚。

海崙是俄國婦人，幾年以後加入俄國一切自由運動的婦人的代表。她們貢獻了心和靈魂給平民，給自由。她們爲被壓迫的階級而奮鬥，他們不怕西伯利亞的雪，她們不怕斷頭台。屠格涅夫描寫海崙，讀之幾乎如現在目前，藝術的美也達到極高點；惟殷沙洛夫寫來似乎不十分像一個有生命的人。

繼前夜而出現的是父與子（一八五九）。父與子是描寫俄國當時的新舊思想的衝突的。新的人又出現了。他們不是能說不能行的路丁，也不是想做事而無實力的拉萊契基，他們是有強固的主張，是有破壞一切的勇氣的。這新的人的代表是巴札洛夫（Bazalov）。他這個人不屬於一切權力，不信一切沒有證明的理論。所以他對於當時的風俗習慣，一切都取否認的態度。有一次，他到他朋友的家裏住幾時。這位朋友的父親與伯父是舊時代——父代——的代表。就在這個地方，子代——巴札洛夫——與父代起了一個大衝突。這種衝突，在俄國當時是處處都有發

生的巴札洛夫朋友的父親尼古拉是一個熱心的夢想者。他過着地主的懶惰生活。他想告訴少年人，他也是逐着時代走。他想讀他的兒子與巴札洛夫所讀的物質主義者的書。但他少年的教育阻礙了他。他的哥哥柏韋爾 (Pavel) 則與之完全相反。他是一個絕對崇信傳襲的禮法的人。他以為大家都應堅守社會的習慣，尊敬教會與國家。他每每與巴札洛夫辯論，他妒恨這個『虛無主義者』(Nihilist)。這父子兩代的衝突的結果，遂走到了悲劇的一方面去。

這部小說出版後，發生了很大的印象。屠格涅夫受各方面的攻擊。父代的人以為作者自己也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子代方面則以他所描寫的巴札洛夫為故意譏嘲他們。但在西歐方面，則以為父與子這部書是極偉大的作品，能充分的表現出俄國當時的思想潮流。

煙 (一八六七年出版) 是屠格涅夫在灰心失意中的作品。大改革運動已經失敗，深沉的失望之音，充滿在這部書裏。足矣從一個已死藝術家的回憶 (Enough; from the Memoirs of a Dead Artist) (一八六五年出版) 及羣鬼 (Ghosts) (一八六七年出版) 也是含有同樣的失望的。他的這種失望之心，一直到了俄國青年在七十年代之初發生了『到民間去』的新運動時

才漸漸的消失。

這個『到民間去』的新運動，也在他的荒土（一八七六年出版）裏表現出來。他對於這個運

動非常同情。但他雖然能捉住這個運動的幾個特性，而這個運動的正確意思，他似乎不大能寫得出。因為他久在國外，沒有同這些運動者十分接觸；憑着直覺去寫，自然不免缺乏真實了。

除了這幾部重要的小說外，屠格涅夫還有幾部很重要的著作。他的韓米勒特與唐魁索

Goncharov (1812—1891)



(Hamlet and Don Quixote) (一八六〇年出

版) 是很好的一篇論文。他的散文詩 (或名

Senilia) (一八八二年出版) 所含的意思尤為深遠，文詞也極委宛幽雅之致。他們雖是用散文寫的，實則都是最好的詩歌。如老婦，乞丐，自然，狗等誰讀了都是要十分的受感動的。

龔察洛夫

龔察洛夫 (Ivan Gontcharov, 1812—1891) 與屠格涅夫同時，他的作品

雖遠不如屠格涅夫之多，但他在文壇上的勢力却很大。當時的批評家往往舉以與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相比稱。他的家庭是商人，與屠格涅夫之出於華門貴族者不同。

他的文學生涯，占有四十五年的時間，較屠格涅夫為尤久，但他除了幾篇雜記和一部名為

“The Frigate Pallas”的遊記外，全部的小說著作祇有三種：一、日常的故事 (A Common

Story) 二、蒲洛摩夫 (Obломov) 三、懸崖 (The Precipice)。

日常的故事出版於一八四七年，敘少年安迪夫 (Адуев) 的事，敘他從本鄉到聖彼得堡，腦中滿貯着詩思，愛情，與友誼。他在這個都市裏，得了一位職位，做了許多文字，又結了婚。雖然所敘的是日常的故事，却敘得非常真切動人。許多人說，龔察洛夫是一個純客觀的作家，實則一個好的作家，固然決不把他自己的一切情感，借書中人盡量寫出，而在別一方面，也決無純客觀的作家。無論什麼作品，至少總帶有作家的同情與憎厭在裏面的。龔察洛夫的三部作品，有大部分且是自敘傳，不過因為他善於隱藏，所以讀者不覺得而已。

阿蒲洛摩夫完成於一八五八年，這是龔察洛夫最重要的著作；批評家常以屠格涅夫的父子，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及他的這部阿蒲洛摩夫爲十九世紀後半俄國文壇最偉大的產品。阿蒲洛摩夫是一部完全俄國的作品，所以俄國人能完全的賞鑑牠，同時又是普遍的訴於全人類的，所以別國的人也能讀之而感動。

書中的情節是如此：阿蒲洛摩夫是一個有六七百農奴的貴族。他生長在使奴喚婢的家庭，什麼事都有人替他辦好，連襪子也沒有自己動手穿過。後來進了大學，但他的僕人仍舊追隨在他身旁。他的懶惰昏睡的態度始終不改。大學的熱烈的講演，青年友人的如火一般的激刺的談話，有時也能激動他的心胸。但他幼年的環境，他的恬靜懶惰，被保護的生活，總把青年的熱情壓沈下去。到了他畢業以後，還是如此生活下去。太陽已經射進窗中，他還在床上，他幾次想起來，想了一會，又懶懶的躺下睡了。他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的環境很好，他的評判力也很好；他永遠不做不忠實的事，他不會做；他且也具有同時代青年的熱感與理想，他也羞着做一個管理許多農奴的地主。但他的懶習深入骨髓，竟使他懶得離開沙發一步。他有一個朋友史托茲（Stolz）是一

個強毅，活潑的人，很替他憂愁，想盡種種方法，都不能引動他向活動的路上走去。後來阿蒲洛摩夫遇見一個女子亞爾加（Олга）。她也是史托茲介紹的。其初阿蒲洛摩夫很被她感動，想努力從沙發上掙扎起來，向活動的地域走去。他們互相愛戀着。但阿蒲洛摩夫的情習終於不能除去。亞爾加心力俱盡，不得已離開了他，和史托茲結婚。

這部小說的出版，震動了俄國全部的知識階級。什麼人都拿着一本阿蒲洛摩夫讀，都討論着新發見的『阿蒲洛摩夫氣質』（Облачновина）這個名詞。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血管裏含有些阿蒲洛摩夫的分子。每個人都憂愁着，都努力的想從懶惰的海裏掙扎起來。這一貼與奮劑實是俄國當時最對症的良藥。所以龔察洛夫此書的功績是非常偉大的。

懸崖出版於一八六八年。這部書他在一八四九年已着手著作，因為要急於完成阿蒲洛摩夫，所以中斷，直至一八六八年才完全做好。因此而書中的事實，與當時急進的社會很不相同。這是他失敗的地方。但心理的精審的解剖及寫景的微妙細膩仍使此書得有永久的生命。

第六章 杜思退益夫斯基與托爾斯泰

杜思退益夫斯基

杜思退益夫斯基 (Feodor Dostoevsky, 1821 - 1881) 與

托爾斯泰是俄國十九世紀文學的雙柱。任什麼作家，都沒有他們那樣的感動人，那樣的深摯的，被民衆所愛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在普希金銅像開幕時的演說，竟使羣衆感泣，托爾斯泰的葬禮，則農民執拂哀送的，幾乎有好幾千人。

杜思退益夫斯基第一次出現於文學界，差不多與屠格涅夫同時。但他的活動被兇暴的政府阻礙了許多年。當一八四五年，他初到聖彼得堡，還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青年；他那時剛舍去別的事，專心從事於文學。他的第一部小說苦人 (Poor People) 完成時，他只有二十四歲。他的同伴把這部苦人送給詩人尼古拉沙夫 (Niklasov) 看。他很懷疑，不知這部小說能否得到這個大詩人的閱讀。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時，尼古拉沙夫竟親自跑到他的寒苦的住所，從睡夢中把他叫醒，抱他的頭，誠摯的慶祝他的成功。杜思退益夫斯基自此立刻成了一個知名的人。

四年以後，(一八四九年)他因加入彼特拉夫斯基 (Petrashevsky) 的團體，往往聚會在一

起讀 Tourier 的書，討論俄國有社會運動的必要，與組織一個秘密印刷所等事，竟被政府所捕，與幾個同志，並被判決死刑。在十二月冰雪滿地之時，杜思退益夫斯基等被牽至刑場待刑。正



Dostoevsky (1821—1881)

在這個時候，尼古拉一世下了赦令，改爲遣成西比利亞。三天以後，杜思退益夫斯基便被押至西比利亞的亞木斯克（Omsk）做工。他在那里住了四年，改服兵役於軍隊裏。一直到了一八五九年，他才得自由，被允許復回俄國。但他雖自由，自此以後的生活，却都在窮苦的情境裏過着。他被迫着，不得不以賣文爲活。他的文筆本來很快，在未到西比利亞以前，已經作有十種小說，自從回來後，更不得不迅速的著作着，以謀衣食的供給。所以他的小說差不多都是一脫稿便上印刷機的；在藝術方面看起來，他的作品未免粗率而凌亂，遠不如屠格涅夫，龔察洛夫及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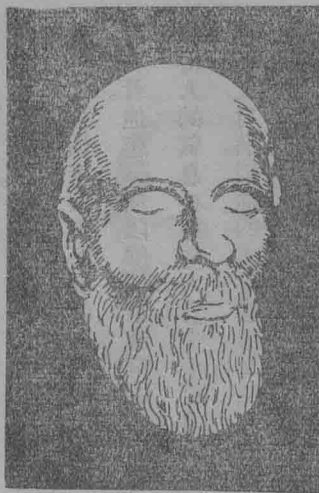
爾斯泰諸人的精美。有人說，讀他的小說，只能讀一遍，第二遍便不能再讀下去了。但他們的偉大的地方，却並不在藝術方面，所以藝術的好壞，對於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偉大，並無什麼關係。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偉大，乃在於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乃在於他的爲被不齒的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說話。他有一個極大的發現，他開闢一片極肥沃的文學田園。他愛酒徒，愛乞丐，愛小賊，愛一切被損害與被侮辱的人。他發現：他們的行動雖極醜，他們的靈魂裏仍舊有燦閃的光明存在着。他遂以無限的同情，悲憫的心胸，把這些我們極輕視而不屑一顧的人類寫下來，使我們覺得人的氣息在這些人當中是更多的存在着。且他的小說，結構雖然都很無秩序，事實的連續也不大自然，但他的文字裏面却深深的潛着一種真實的精神與隱在的感動力，足以把他的缺點蔽蓋着。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小說，到現在俄國讀的人還極多。當這些小說初次介紹到法英德等國的文字裏，批評家都驚異以爲是一種新的發現。杜思退益夫斯基立被稱當代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且被稱爲『最能表現神祕的斯拉夫族靈魂』的作家。屠格涅夫的名字幾被他蔽蓋着，托

爾斯泰也被人忘了一時。現在歡迎杜思退益夫斯基雖不如當時那樣的狂熱，但他的與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並肩而立的地位，却誰也不能否認。

在杜思退益夫斯基被赦回國到他死時的長期間裏他的重要作品，出產了不少，最初的大



Dostoevsky

作品是被壓迫者與被侮辱者。死屋的回憶繼之而出。其後則罪與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白癡 (The Idiot) 少年 (The Youth) 魔鬼 (The Devils) 及客拉摩助夫兄弟 (The Brothers Karamazov) 等作品连接的出版，都得到極大的成功。

被壓迫者與被侮辱者敘一少年戀愛一貧家的女子，但這個女子却戀愛一個親王。女子和少年親王的心理，在這書裏敘寫得非常好，尤其好的是寫那個少年怎樣貢獻他的全生命做那個女子的僕從，及他怎樣違背自己的意志把這女子送進親王的手裏去。

死屋的回憶是杜思退益夫斯基所有作品裏藝術最好的一部小說，敘寫西比利亞的苦役及罪犯的惰性，一切都是從他自己的經驗裏寫出的。

罪與罰是流行最廣的一部小說，全歐洲以至美洲日本都會有過。譯本書中所敘的是少年學生拉斯加尼加夫 (Raskolnikov) 爲家境及不平的心所迫，殺了一個無心腸的放債爲生的老婦人及她的一個姊姊。他本想取她的錢，但被血所震，竟一無取的跑出來。他心裏痛苦極了！一切信仰都失掉了，時時的受血的驚駭，心靈上永遠如負了一個重擔。最後，到他的女友莎妮亞 (Sonya) 那里去。莎妮亞勸他自首。他去自首，被遣戍到西比利亞。莎妮亞跟他到這個冰天雪地的『死屋』裏去，終於從陷溺的海裏，把他救了起來。杜思退益夫斯基在這部小說裏，描寫拉斯加尼加夫的心理變幻非常的動人。

白癡少年與惡魔都是一半敝病的心理，一半論社會問題的。

客拉摩助夫兄弟則爲他最後的最大的著作，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他的見解，他的對於弱者的同情，他的微妙的心理解剖，都在此書裏更有力的更集中的表示出來。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的作品，在藝術方面看來，高出

杜思退益夫斯基遠甚，在內容方面看來，其感人之深，含意之遠，與人道的，愛的精神之真摯則與杜思退益夫斯基差不多。



Leo Tolstoe (1828-1910)

托爾斯泰的家庭與屠格涅夫一樣，是

傳統的貴族之家。他的母親死得很早，他的父親在他九歲時也死了。他和他的兄姊都是由一個遠親撫養成人的。他在大學裏很不規則的讀了幾年書，便離了學堂，跑進社會的旋渦裏去。他的哥哥尼古拉叫他加入高加索軍隊裏。他的生活進了一個新時期。

在這個山水明秀的地方，他開始他的著作。最初做的是幼年一書，後來又寫了童年與少年，這二書都是他的自敘傳。一八五三年，離了高加索，參預克里米 (Crimea) 的戰爭。沙巴斯托堡故事

(Tales of Sebastopol) 是他此行的收穫，在這個小說裏，他的反對戰爭的見解已經萌芽。一八六二年，他結了婚；他的家庭很快樂；在這個時候，他寫了兩部最大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七十年代之末，托爾斯泰的精神上忽起了很大的變動。他不滿意他的生活，不滿意他以前的著作，由一個藝術家的托爾斯泰變成一個道德家的托爾斯泰。但這個變遷，對於他的作品的價值却並沒有損失；他的精深的技術，使他討論或宣傳他的理想及教義的作品仍不失其為第一等好的著作。

他宣傳他的教義，並修訂四福音，希臘教會的人大起反對，一九四一年宣布逐他出會，但他並不介意。他實行他的汎勞動主義。到了一九一〇年，他突然離開家庭，想尋求更好的更安心的生活，走到中途，患肺炎死。

在托爾斯泰的早年著作幼年及童年與少年二書裏，我們已可看出他的性質的兩方面，獸的生活的愛戀，與更高的道德標準的尋求。這兩種矛盾的性格，終他的一生，都在那里衝突。他的第一期的作品，則獸的本能的生活占優勢。

在他的短篇小說二驃騎，三死，一個地主的早晨等外，托爾斯泰描寫塞巴斯托堡戰時的生
活，極可讚美，一個兵士的心理描寫，在他看來，較之全部的戰事為尤重要。他以為戰爭不是一種
光榮的動作，乃是痛苦與死亡的事件。在戰爭與和平裏，他所持的意見也是如此。

戰爭與和平是托爾斯泰最大的一部著作，敘的是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俄國在拿破
崙戰役裏的情形。人物這樣的多，背景這樣的複雜，他却一層一層的寫來，以活潑動人的文詞，把
各個人都寫得極有個性，把每件事都寫得極有精采，而全部的結構，又毫不凌亂。這實是他天才
獨到的地方。戰爭與和平的主人翁，並不是歷史上的大人物，如拿破崙或科托莎夫 (Kutuzov)
之流，乃是一個樸訥的農人白拉頓 (Platon)。托爾斯泰把白拉頓當做一個具有他理想中
基督教徒的一切條件的人，以無限的愛，愛全世界，以絕對博愛的無抵抗主義，對待一切惡。柏勒
(Pierre) 遇見他後，深受他的高尚精神的感化，終其生不違背這些基督教義。由柏勒生活的變
化，我們可以看出托爾斯泰自身的變化。

戰爭與和平之描寫偉人，與一切歷史及小說大不相同。托爾斯泰絕不誇張的寫拿破崙或

亞歷山大一世等英雄；他以平常的人看待他們。他以為一切歷史的事變都是不可知的羣衆運動所造成的，每個人都分有創造的力量，同時却每個人都為一種不可抵抗的潮流所驅迫。這種

見解是托爾斯泰所獨具的。



Tolstov (1828—1910)

痛苦的。她愛了一個少年，離開這個家庭，但她始終沒有勇氣與這個家庭斷絕關係。經過了許多痛苦，她便投身在鐵路上死了。與婀娜的悲慘歷史相對的是一個快樂的家庭。李文 (Levin) 像

戰爭與和平裏的柏勒一樣，經過一番道德的改革，最後得到一條結論：在自己家庭裏，常常做工，且在健全的環境裏生活着，是一個人所應該求的生活。

自經過宗教的觀念的侵占（一八七九年）後，托爾斯泰的作品色彩便截然與以前不同。悲觀的黑雲開始在他的一切作品裏占領着。以前的健全的生的快樂已經完全不見了。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所謂文明，就是賊人性的東西，只有自己犧牲及博愛人類，我們才能完成我們人生的目的。這是托爾斯泰所要宣傳的教義。在藝術論裏，他明白的宣言這個意思，而反抗以空幻的美為骨子及為個人娛樂而設的一切文藝及音樂。在其他小說裏，這種教義也極鮮明的存在着。

伊凡依利契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是寫一個平常人知道他將死的悲劇。他孤獨的生存世界上；他的生活什麼特點也沒有，誰也沒有給他以同情的。但正當他的死時，一線希望的光明，穿透了黑雲，他便成一個快樂的人，相信將來的生活而死去。

黑暗的勢力是他的一個劇本，寫農民生活的一幕悲劇。一個少年僕人犯了許多罪惡，最後因良心的打擊而懺悔一切。除了這個劇本外，托爾斯泰所著的劇本還很多，如教育之果是諷刺

教育界的。如活屍，如黑暗之光則都是宣傳他的教義的。

克利志莎娜太 (Kreutzer Sonata) 是一篇討論婦女問題與性的生活的小說。他對於家庭及戀愛，這時的見解與以前已不同。塞祺士父親 (Father Sergius) 所含的意思也與克利志莎娜太差不多。

他的最後的大著作是復活 (Resurrection)。在這部書裏，托爾斯泰的道德觀念，更充滿的鮮明的刻着，同時，他的偉大的藝術，也更純鍊的微妙表現出來。書中的事實是如此：一個富有財產的貴族尼希留道夫 (Neklyudov)，少年時與一個女郎相愛，後來又捨棄了她。她因此墮落。後來她受了殺人的嫌疑，被捕到法庭上去。那時，尼希留道夫剛好做陪審官。他懺悔以前的行為，竭力的救護她。到了她被判決流放西比利亞，他便犧牲一切，隨跟了她到配所裏去。他想同她結婚，補救以前的過失。但她堅執的拒絕他，另外嫁給一個人。同時，尼希留道夫已進入新的生活中，他從愛與憐與自懺中得救了。

托爾斯泰的著作，除了上面所舉的外，還有不少。他也做了不少的論教育，道德，宗教及藝術

的論文。

從宗教的立足點看來，他可以稱爲一個純正的基督教徒；雖然他反抗卑鄙齷齪的教會及一切不好的教義，教會也反對他，不認他爲教徒，然而他的博愛，他的行動都是可以直進天堂之門而不受詰問的。

從政治的立足點看來，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政府，反對法律。

從文藝的立足點看來，許多人都以爲他是藝術的破壞者。他主張以文藝爲宣傳主義的工具，反對一切無用的偽美的作品。

雖然有人以他的術的主張爲不對的，雖然也曾有人以他的和平的意見爲不對的；但他的人格，他的數十年的收穫，却如橡樹之拔地而立，江河之永古常流，什麼人都不能不對之表示崇敬。

第七章 尼克拉莎夫與其同時代作家

尼克拉莎夫

尼克拉莎夫(N. Nekrassov)(一八二一年生，一八七八年死)是與



Nekrassov (1821—1878)

屠格涅夫、龔察洛夫等散文作家同時代的一個大詩人。他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軍官，他的母親是一個波蘭人，尼克拉莎夫的詩裏常常的提到她。但她死得很早，共遺下十三個兒女。尼克拉莎夫十六歲時，離開本鄉，進聖彼得堡大學哲學門。俄國的學生大部分都是窮苦的，或是做工，或是做家庭教師，所入雖微，衣食却總可以維持。但尼克拉莎夫却與他們不同，他的境遇非常黑暗，他自己後來曾說道：『整整的三個年頭，我沒有一天不是挨餓的。在大飯店裏，常常有人進去去看報，並不叫什麼東西來吃；我也常常如此；當我看報時，我便把麵包盤拿過來，把麵包取來吃了，這就是我唯一的糧食了。』有一次，

他生了病，屋主人在十一月的寒冷的夜裏，拒絕他進屋。他幾乎要在露天底下過夜。幸得遇見一個乞丐走過，他可憐尼克拉莎夫，便帶了他到一所小屋裏去。尼克拉莎夫的少年就是這樣的過去。但他這樣窮苦的境遇，對於他也未始無益。他因此得有機會認識聖彼得堡最窮苦最下等的人，而把他們寫進他的詩裏。最後，他從事於文字生涯，他的物質狀況才漸漸的好起來。他成了當時一個最大雜誌現代的固定投稿者。一八四六年，他竟成了這個雜誌的編輯之一。在六十年代，他因現代的介紹，認識了兩個很重要的批評家，周尼閃夫斯基 (Толстухинский) 與杜蒲羅留拔夫 (Добролюбов)，他的詩也以此時所做的為最好。一八七五年，他生了一場大病，此後二年內，他都被苦痛跟隨着。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遂病卒。當他下葬時，送葬者有好幾千人，以大學生為最多。

即在他的墓上，「尼克拉莎夫是否與普希金及李門托夫同樣的偉大」的問題，開始熱烈的辯論着，這問題直到後來，還沒有論定。但尼克拉莎夫之為一偉大的詩人，則為無人能否認之事實。尼克拉莎夫稱他的詩神為『復仇與憂愁的詩神』。這句話是很確實的。尼克拉莎夫是一

個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悲觀却與別人不同；他所寫的雖是俄國羣衆的悲慘境况，但他所給與讀者的印象却不是失望而是憤慨。他在悲苦的現實之前並不低頭匍匐，却進而與之奮鬪，而得到勝利。所以讀尼克拉莎夫的詩，在不滿足現實的感想裏，同時且種下恢復或奮鬪的種子。他的詩大概都是關於農民及他痛苦的。他對於民衆的愛成了一線紅絲，串着他的全部作品，有時他偶然也彈着失望的歌，但這種歌聲，在他的作品裏實不常見。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是赤鼻霜（*Red-nosed Frost*）及農家的兒童（*The Peasant Children*）。許多批評家對於他的音節，都以爲不很諧和。但他實是俄國民衆最崇拜的詩人。他的詩歌的一部分已成了全俄國的財產。讀他詩的人，不僅是知識階級，而且是最貧苦的農民。讀普希金他們的詩，非有些文學的修養，不能領略牠的好處，至於讀尼克拉莎夫的詩，則祇要認識幾個字，知道看看書的人都能懂牠的意思，受牠的感動。尼克拉莎夫實是一個最成功的民衆詩人。

同時代的散文作家

在上面幾章裏，已經敘過幾個重要的散文作家，如屠格涅夫，龔察洛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托爾斯泰諸人，現在再略述幾個與他們同時代的散文作家。

塞海，阿克莎加夫 (Sergei Timofeevich Aksakov) (一七九一年生，一八五九年死) 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大作家，且是兩個大作家君士坦丁及伊文阿克莎加夫 (Konstantin and



Aksakov (1791—1859)

Ioan Aksakov) 的父親。他在實際上是普希金及李門托夫的同時代者，但他的第一期的作品，受偽古典主義的毒太深，沒有什麼好的，直到歌郭里出來後，他才受了他的影響，作風爲之大變，他的文才開始發展，做了許多不朽的工作，自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五年，他繼續的出版了他的安格林的回憶錄 (Memories of Anglin) |

個獵人的回憶錄 (Memories of a Hunter with His Fowling Piece in the Government of Orenburg) 及一個獵人的故事與回憶 (Stories and Remembrances of a Sportsman) 這三部著作已足以使他成一個第一流的作家了。一八五六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家史

(A Family Chronicle and Remembrances) 隔了一年(一八五八年)他的第二部大著作巴格洛夫的幼年(The Early Years of Bagrov-the-Grandchild) 又繼之而出。這時他的文名已經確定了。當時的一般斯拉夫黨且尊之爲俄國的莎士比亞或荷馬。他的成功，不僅在反映全時代在他的回憶錄裏，且進而創造出那時代的人的真範。以後的作家在此處受他的感化不少。他的描寫風景及動物生活也極可讚美，無人能够及之。

台爾(V. Dal)(一八〇一年生，一八七二年死)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却不能略去不提。他生於俄國的東南部，他的父親是丹麥人，他的母親是法德人。他在杜爾柏大學畢業，是一個自然學家，他的職業是醫生，但他最喜歡研究的却是人種學及語言學；他對俄國文字及習語很有功績。他曾用一個假名字劉甘斯基(Kozan Lnganskv)做了許多描寫民間生活的雜記。(會集百則，成一冊，名俄民生活的影片，一八六一年出版。)屠格涅夫及倍林斯基(Bylinaky)都極讚美他。他做了軍醫，隨着他所屬的軍隊，四處遷徙，所以他有許多機會，搜集各地的語言，習語，謎語等等。他的主要著作俄國辭典(An Explanatory Dictionary of the Russian Language)共

有四冊，是一部不朽的大工作，還有一部俄人的成語 (Proverbs of Russian People) 也有很大的價值。

柏那夫 (Ioan Panay) (一八一二年生，一八六二年死) 是一個對於俄國文學界很有功績的人，但在當時却不很著名。他與尼克拉莎夫共同編輯現代雜誌，與當時的文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做了不少的小說。他的小說所創造的婦女的範式，曾被批評家稱為『屠格涅夫的女英雄的精神上的母親。』

孚馨司卡耶 (N. D. Hvoschinskaya) (一八二五年生，一八八九年死) 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女作家。她嫁後改名為謝安加斯卡耶 (Zaionchkovskaya)，平常作文字，則都用她的男性的假名克利司托夫斯基 (V. Krestovskiy)。她的文學工作，開始得很早，(在一八四七年) 她的作品為大眾所稱許，讀者極多，但在她的早年，她的價值尚未為批評家所認識，直至七十年代之末，才有人完全發現她的才能，置之於依麗亞 (George Eliot) 等女流作家之列。她在尼古拉一世時代所作的小說，與屠格涅夫一樣，帶着濃厚的悲觀色彩。那時，她還是一個處女，她的母親是很專

制的，她的父親則爲一個孤獨的自私的人，環繞她的男朋友，也沒有一個好的人，她的作品遂在表現出一個憂鬱失望的少女來。到了六十年代的初期俄國的情形較好，她的作品也變了色彩。大熊 (The Great Bear) 是這時期最重要的作品。那時正是『到民間去』大運動開始之時，大熊是男女青年最喜讀的小說之一。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後，她的作品，又換一個樣子。照相簿 (The Album: Groups & Portraits) 是這時期最好的作品。她在這部書裏，把對於時代的憤慨，與自己身世的悲感，曲曲的描寫出來，可說是俄國文學中『主觀的寫實主義』(Subjective Realism) 的最好作品之一。

同時代的幾個詩人

自普希金，李門托夫死後，俄國詩壇，久絕嗣音，直至十九世紀後，尼克拉莎夫諸人出，才重復現出活氣來。現在在此處略述與尼克拉莎夫同時的幾個詩人。

加爾莎夫 (Koltsov) (一八〇八年生，一八四二年死) 是一個平民詩人，他所歌的都是悲傷之調。他寫南俄的無盡的草原，寫草原上的窮苦生活，寫農婦的悲慘境遇，寫感受一切痛苦的愛情，寫平民快樂之短促而涕與憂愁之永在，使得每個人都爲之愴然感動。他的詩的風格，內容

及形式，以及一切，都是獨創的；即其韻律也不同平常的詩歌，却音調和諧如民歌。他的第二期的詩尤為純美，每一行，每一感想，都打到讀者的心裏，充滿他以對於自然與人的詩的愛。他同許多俄國的好的詩人一樣，死得很早；正在他天才成熟，思想更為深邃之時，他的詩絃，却拍的一聲斷了。

尼吉丁 (Nikitin) (一八二四年生，一八六一年死) 生於南俄的一個窮苦的家庭裏。他的父親沈醉於酒。他的生活因此非常悲慘。他也死得很早，但他所留下的詩却有許多至可貴寶的東西。他描寫民間的生活，而染以他自己所感受的不幸生活的深憂的色彩。他的風格樸實而真摯，與後來的民衆作家很相似。

白里謝也夫 (A. Pleshcheev) (一八二五年生，一八九三年死) 與杜思退益夫斯基同被政府所捕。他的罪名較輕，僅被罰充兵役。到亞歷山大二世即位時，被赦回莫斯科。他的詩最初不為人所知，到了他最後的三十年間，才成為民衆所愛的詩人之一。他與他的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不同。他的詩並不受時代的黑暗的影響。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的歌聲總是活潑，新鮮，而快樂。祇有最

後的二三年，因為疾病頻侵的緣故，才開始帶有悲觀的音調。他除了自己做的詩以外，還譯有不少的英、德、法及意大利等國詩人的作品，都譯得很好。

除了以上三個描寫實際生活的詩人外，同時還有一羣「純美」或「為藝術之藝術」派的人。

邱采夫 (Т. Н. Тютчев) (一八〇三年生，一八七三年死) 是「純美派」詩人的很好的代表。屠格涅夫非常稱讚他。他的詩雖受普希金時代的影響，却到處都顯出獨創的精神。他的詩的遺產雖少，却都是很寶貴的奇珍。他的詩一部分描寫自然，一部分是哲理的。有時他也寫關於政治的詩，但大家却以為是反動的，不表同情於求自由的時代的。

梅依加夫 (Аполлон Майков) (一八一一年生，一八九七年死) 常被人視為純粹「藝術派」的詩人，但在實際上，他的詩是劃分三個時期的。在他的少年時期，他是追慕古希臘羅馬的人；他的主要作品三死 (Three Deaths) 是表現古代異教思想與基督教思想間的衝突的。但他的許多好詩却都是異教思想的表現。在六十時代，他被俄國及西歐的爭自由運動所感化，詩裏

充滿了這種與時代相呼應的爭自由的精神。他的詩在這個時候算是最好。同時還譯了好些海涅 (Heine) 的作品。到了最後一個時期，俄國的自由運動已入終止之境，他便變了意見，開始在



Maykov (1821—1897)

反對方面寫文章，漸漸的失了他自己的天才與一般讀者的同情。除了這個最後時期的少數作品外，梅依加夫的詩大概都是很音樂的，有力的，而且富於詩趣。有的詩實已達於「真美」之境。

蕭皮那 (N. Scherbina) (一八二一年生，一八六九年死) 也是一個追慕古希臘的詩人，關於這一類的詩，他有時且超越過梅依

加夫。

波龍斯基 (Polonsky) (一八二〇年生，一八九八年死) 是屠格涅夫的一個親密的朋友。

他的天才很高。他的詩音節和諧，想像豐富，風格又自然而樸質，所取的題材也都是獨創的。但他缺乏偉大的氣魄，沒有濃摯的情感與深切的思想，不能成一偉大的詩人。



Polonsky (1820—1898)

功。他的短詩都非常美麗。他的回憶錄共有二冊，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書。他是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很好的朋友，這部回憶錄對於研究這兩個大作家的人很有許多幫助。

尼克拉莎夫與其同時代作家

善辛 (A. Shenshin) (1810年生，

八九二年死) 是這一羣詩人中色彩最濃的人。許多人祇知道他的假名字孚特 (A. Fet) 他自始至終，都保持他的『純美派』或『藝術派』的精神。他做了許多關於經濟的及社會的問題的文字，但却都是用散文發表的。至於在他的詩裏，則除了崇拜爲美的美之外，什麼東西都不滲雜過去。他的這個趨向很得到成

阿利克塞托爾斯泰 (Alexei K. Tolstói) 也是這一羣詩人之一。他的詩都是很音樂的。他的感情雖不甚深摯。而他的詩的形式及音節却極可愛；其風格也是獨創的。沒有人比阿利克塞托爾斯泰把俄國民歌的風格運用得更好的。他在理論上是主張『爲藝術的藝術』的，但他也並不堅持這個目標。他的劇本是很著名的。在下一章『俄國的戲曲』裏，當再述他一下。

翻譯詩人 以上所舉的幾個詩人，差不多都譯過不少的作品。底下所述的則是幾個專以翻譯詩歌著名的詩人。

格倍爾 (N. Gerbel) (一八二七年生，一八八三年死) 以整理依鄂太子遠征記著名，後又譯了許多西歐詩人的作品。他的席勞詩選 (Schiller, translated by Russian Poets) (一八五九年出版) 及關於莎士比亞、擺倫、歌德諸人的同樣詩集，很給當時以重要的影響。

美堅洛夫 (M. Mikhailov) (一八二六年生，一八六五年死) 是現代雜誌裏一個很重要的作家。一八六一年，被政府遣戍於西比利亞，作了四年苦工，病死。他譯了海涅 (Heine) 郎佛羅 (Longfellow) 丁尼生 (Tennyson) 及其他諸詩人的作品，很著名。

文葆 (P. Weinberg) (一八三〇年生) 以譯莎士比亞、擺倫、雪萊 (Shelley) 西里唐 (Sheridan) 考貝 (Coppe) 海涅 諸人的詩著名。他還出版了歌德與海涅的詩選。

梅依 (L. Mey) (一八二二年生，一八六二年死) 著了不少描寫民衆生活的詩，及幾篇劇本。他的詩很美麗，劇本則以寫古代生活者爲最好。

他所譯的東西極多，除了近代的西歐詩歌外，他還從希臘、臘丁及古希伯萊譯出許多好作品。

L. A. Mej (1822—1862)

美那依夫 (D' Minayev) (一八三五年生，一八八九年死) 做了許多諷刺詩，又譯了許多擺倫、保爾痕 (Burns)、康威爾 (Cornwall)、穆爾 (Morre)、歌德、海涅、但丁 諸人的詩。



梭可夫斯基 (A. A. Sokolovskiy) (一八三七年生) 譯了許多歌德及擺倫的詩歌與散文，但他的不朽的工作及在譯莎士比亞的全集；此集附註釋，出版於一八九八年，他因此得到科學

院的『普希金獎金』。

最後還有兩個同時代的散文翻譯家，也應在此附說一下。魏鄧斯基 (Vevdenskyy) (一八二二年生，一八五五年死) 譯了許多狄根司 (Dickens) 的重要小說，很能得到狄根司的精神。蕭爾根諾夫夫人 (Madame L. P. Shelgunov) 譯了史必海琴 (Spielhagen) 阿巴黎 (Auerbach) 及席洛騷 (Schlosser) 諸人的著作，其辛勤也是不可埋沒的。



第八章 戲劇文學

啓源

俄國戲劇文學的啓源，無從查考；最初所演的大概是宗教劇和民間流行的喜劇。到了十七世紀的末葉，彼得大帝改革一切之前，西歐的習慣，已漸漸的輸入，彼得之父阿里克塞帝，招致幾個外國人演德國劇。及波洛茲基 (Simeon Polotsky) 出，作浪子一劇，俄國才有自己的劇本。一七〇二年，彼得第一建築一個劇場在莫斯科，所演的除了德國劇之外，莫利哀的戲曲也會在那里表演過。至十八世紀中葉，俄國的劇場遂有了堅固的基礎。當時頗有幾個專門的戲劇作家。

修麥洛加夫 (Sumarokov) (一七一八年生，一七七七年死) 曾寫了許多詩歌與寓言，但他的劇本尤為重要。他的悲劇是模擬萊辛 (Racine) 與福爾特爾 (Voltaire) 的，且堅守他們的「三一律」。但他的天才不及法國諸先進作家，所以沒有大成功，他的喜劇描寫當時社會很真切，他的諷刺的性質，很影響於後來者。

克涅寧 (Knyazhinin) (一七四二年生，一七九一年死) 是與修麥洛加夫站在同一條線

上的；他譯法國的悲劇。他自己寫的劇本也是模擬法國作家的，大半取材於俄國歷史。有一篇劇本，在他死後才出版，因為有要求自由的趨向，竟被政府立刻勒令毀版。

奧賽洛夫 (Ozerov) (一七四二年生，一七九一年死) 繼續克涅寧的工作，但在他的偽擬古主義的悲劇裏已引進了浪漫的感傷的氣息，於劇場的發展上很有影響。

同時，喜劇也很發達。雖然大多數的喜劇還都是模擬法國，但已有以俄國的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傾向。加德隣二世所寫的幾篇諷刺的喜劇，其題材都取之於她的環境，有一篇歌劇，且為描寫俄國民衆生活者。她可以說是第一個把俄國農民表現在舞台上的。同時，阿皮里西摩夫 (Ablesimov) 的磨工，克涅寧的小販及其他平民的喜劇，都繼續的出現於劇場，且甚為觀衆所歡迎。方威真 (Von Wizin) 及寓言作家克魯洛夫所作之喜劇，在當時也很有影響。

十九世紀初葉

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間，俄國劇場發達得很快。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出了許多有天才的演員，戲劇作家也如春筍一般的跑出來。當那破崙戰役時，愛國的悲劇流行一時。但偽擬古主義的悲劇，勢力還是很強盛。後來因卡倫辛及助加夫斯基諸人的努力，浪漫

主義才代替偽擬古主義而占領俄國的劇場。蕭霍夫斯基親王 (Princee Shakhovskiy) 作了百餘種的劇本，在當時很有勢力。莫利哀 (Moliere) 的作品也有很好的譯本。但偉大的作品，直至

後來格利薄哀杜夫，歌郭里，阿史特洛夫斯基諸人起，才有產生。

格利薄哀杜夫 格利薄哀

Griboedov (1795—1829)



杜夫 (Griboedov) (一七九五年生，一八二九年死，死得很早，且傳下來的祇有一篇喜劇聰明誤 (Gore of Ural) 及幾段不完全的悲劇，但即此已足以使他不朽。格利薄哀杜夫對於俄國戲劇文學

的功績，正與普希金之於俄國的詩歌。格利薄哀杜夫生於莫斯科，十五歲進大學。他在大學裏得到許多關於世界文學的知識，並且已着手寫這篇著名的喜劇。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入俄國，他

投入軍中。四年內皆在陸軍裏爲馬隊軍官。這時的軍隊很受自由空氣的感化。一八一六年，他離開軍隊，服從母命改入聖彼得堡外交部辦事。在這個地方，他和「十二月黨」李列夫諸人做朋友。後來因爲決鬪之故，移居到抵海蘭 (Teharan) 去。他在波斯境內遊歷，以他的活潑及才能，在外交界上非常活動。但還時時寫他的喜劇。一八二四年，他暫到中俄去，聰明誤卽於此時完成。這劇的稿本，偶然爲幾個朋友看見，他們都大大的受感動。在數月內到處傳鈔，立刻引起很大影響；老年的人恨他，少年的人熱烈的崇拜他。許多人竭力想把這篇戲出現在舞台上，但檢査官堅執不許。格利薄哀杜遂不及見此劇之排演而回到高加索去。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起事時，他被捕送入聖彼得堡獄中，與他的幾個好友同居。他在獄中，還不失其活潑快樂的態度。他常常講滑稽的故事給他的不幸的朋友們聽，使得他們在囚床上打滾的大笑，如小孩子一樣。一八二六年，他得了自由，又回到特弗里 (Tiflis) 去。但當他的朋友們如李列夫諸人或死或被流散之後，他的光明的心乃永爲愁雲所籠罩。一八二七年——二八年，俄國與波斯宣戰，他加入當外交之任。戰事結束時，著名的圖克曼且 (Turkmanchay) 和約卽爲他所訂者。在這個和約上，俄國得

了不少的權利。政府即任命他爲駐波斯的公使。他在特弗里和一個佐治亞的公主結婚。但當他離開高加索到波斯去時，他自己知道生還的機會很少，因爲波斯人都十分的仇恨他。果然他到抵海蘭沒有幾個月，波斯的羣衆即起暴動，把他殺死。格利薄哀杜夫在最後的幾年，對於文學並沒有什麼努力，祇有一篇悲劇佐治亞的一夜（*A Georgian Night*）的零稿留下來，全稿則已散佚了。

聰明誤是強有力一篇諷刺劇，直接攻擊一八二〇——三〇年間的莫斯科貴族社會。格利薄哀杜夫與這個社會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劇中的人物都是真實的，而非由於他的創造。劇中的英雄是察茲基（*Tchatsky*）；他新從國外回來，立刻匆匆忙忙的跑到一個老貴族家裏，他的女兒莎菲和察茲基少時是親密的遊伴，現在他很戀愛她。但他所受的待遇却非常冷淡，因爲莎菲怕他尖刻的議論與諷刺的語調，而她的父親也已爲她選了一個很走運的軍官做丈夫。察茲基却毫不覺得，他除了莎菲一人以外，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又在他們面前，談論莎菲所喜歡的一個書記，又激昂的評論莫斯科的事，罵老地主的殘酷，使她父親十分不高興。最後，在一個宴會中，察茲

基又高談闊論的譏刺莫斯科婦人之事事模倣法國。這時，莎菲因他譏刺過那個書記，心裏很恨他，即造了謠言，說他瘋了，座中的衆客立刻站起來，如野火似的紛紛散去。此劇的最好地方，曾爲檢查官刪去了不少，但原文的精神，並未失去。他所用的語言，是純正的莫斯科語。在俄國，直至現在，劇場上還重複的演奏言個劇本，且還是同樣能感動人。

莫斯科劇場

在十九世紀的第四十年間，歐洲各處，對於劇場都非常尊敬，於俄國尤甚。每一劇本出演，都能招致了一切的知識階級與各種階級的少年，舞台被尊稱爲藝術的宮苑，偉大的教育影響的中心。在莫斯科，這種劇場與社會的知識交接尤爲顯著。這時所演者多爲歌郭里的巡按與結婚，格利薄哀杜夫的聰明誤及莎士比亞的劇本。劇場與戲劇作家這時也很能合作。有好多作家都爲劇場作了許多劇本。及阿史特洛夫斯基 (Orlovsky) 出，以戲劇作家而經理劇場，俄國的戲劇遂大爲進步。阿史特洛夫斯基在俄國戲劇文學上的地位，正如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在俄國小說上，孤松高聳於叢林之中，實無與他並肩而立者。

阿史特洛夫斯基

阿史特洛夫斯基 (一八二三年生，一八八六年死) 生於莫斯科

科的一個平常的家庭裏，他父親是一個爲商人作辯護的律師。他與當時一般好少年一樣，自十七歲起，即爲莫斯科劇場的一個熱心的顧客；他和他朋友談話，總是關於戲劇的事。他進了大學，



Ostovsky (1823—1886)

二年後，因爲和一個教授爭論，又退學出來，做一個商人公庭的書記；因此他得到機會和莫斯科商人社會相習。他的初期的最好的戲劇的人物都是關於商人社會的，就因受了這個影響之故。直到了後半期，他的作品，方才放大的觀察範圍，在別的階級裏取得戲劇的材料。他的第一篇喜劇家庭幸福 (Pictures of

Family Happiness) 作於一八四七年。三年

後，又作他的著名的劇本破產 (The Bankrupt)，立刻被大家公認爲一個大作家。此劇最初刊在一個雜誌上，全個俄國都被其感動。但檢查官不准牠在舞台上出演。莫斯科商人向尼古拉一

世訴請訊辦此劇的作者。阿史特洛夫斯基遂被免職，且受警察的監視。直至許多年以後，（一八六〇年）此劇才被允許在莫斯科出演。但卽在此時，檢查官且堅執的要阿史特洛夫斯基把劇中的惡人受裁判的一段加上。因此，全劇的精神，竟失去了不少。在一八五三年至五四年，阿史特洛夫斯基又連續的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劇本。第一篇是他人之車不可坐（*Don't Take a Seat in Other People's Sledges*），第二篇是貧非罪（*Poverty no Vice*）。第一篇的題材不是很新鮮的；敝一個商人的女兒，跟了一個貴人跑了；後來那貴族知道她不能得他父親的錢，便虐待她棄了她。但阿史特洛夫斯基却用很新鮮很活潑的文筆渲染她，使之成一好作品——無論在文學上或舞台上。第二篇貧非罪，內容更好，幾乎全俄羅斯都得到很大的印象。劇中敝一個專制的富商，事事模倣西歐。他的女兒和他的書記米底亞互相戀愛。但他不知道，竟又替他女兒找到一個丈夫。全家的人都反對這件事，祇有他強逼的要他女兒答應。正在全家憂愁的時候，她的叔父回來了。他揭發他姪女未婚夫的以前的罪惡。他逃走了。米底亞遂復得與她結婚。當時的現代雜誌，關於這篇劇本，曾登過好些批評。那時著名的批評家杜蒲羅留夫且用「黑暗之王國」的題

目，做了兩篇長文，解析阿史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引起許多少年的熱感。

雷爾繼貧非罪之後而出，其價值似更在貧非罪之上。杜蒲羅留蒲夫稱之爲「黑暗之國裏的日光」。劇中敍一個女子受她的婆婆的壓制，同時，又有一個小商人也受他的主人的虐待，他們處同一境遇之內，自然而然生出同情來。他們很懦弱避去與壓制者間的一切衝突。但結果仍免不了犧牲。女子爲其夫所棄，投到船頭上而死。這篇劇本在文學上，在舞台上都是大成功的作品。每一幕都使人感動，而全劇又是一步步的緊湊，自始至終，毫不顯疲倦。自此以後，阿史特洛夫斯基所描寫的範圍益大。如苦新婦，如森林等等，其取材都已不限於商人階級。他又作歷史劇好幾篇，但沒有什麼大成績。

他生平所作，約有五十篇劇本，每一篇都是適宜於舞台上演奏的。有一個批評家說，阿史特洛夫斯基的戲，一幕一幕看去，都是平庸的日常的瑣事，但在這些事當中，却蘊着無限的悲苦與感想。大家看來，覺得所看的不是戲，而是人生。牠自己在眼前走過去，正如作者只開了一面牆，大家自然的會看出屋內的一切。在他劇本裏，所表現的人物，形形色色都有，但他永不蹈傳統的把

人類分爲「善」「惡」兩型的習慣。在實際生活裏，「善」與「惡」是混在一起，決不能截然分開的。阿史特洛夫斯基的人物，最足以表現出這個真理。

歷史劇

阿史特洛夫斯基晚年曾從事於歷史劇，但不大成功。同時以做這種劇本著名而較他成功的，有阿里克塞·托爾斯泰 (Count Alexei K. Tolstoi) (一八一七年生，一八七五年死)。阿里克塞·托爾斯泰是一個很著名的詩人，在本書上一章裏曾提到他。他的歷史小說利不里安王 (Prince Serabryanyi) 也非常著名。但他的主要的著作



A. K. Tolstoi (1817—1875)

却是一部三連劇，恐怖依凡之死 (The Death of Ivan the Terrible) 依凡諾威契帝 (The

Tsar Theodor Ivanovitch) 及波里士各特諾夫 (Boris Godunov)。

阿利克塞，托爾斯泰是亞歷山大二世幼年的伴侶，也是後來很親密的朋友；但他不受亞歷山大的一切榮賜。他生平好獵，因此即求為皇家獵隊的隊長；他生長於小俄羅斯，飽受山色湖光的陶冶，後來又遊歷意大利，益熱心於美的藝術。對於歌德及普希金尤為崇拜。

他的三連悲劇，其感動讀者之處乃在於描寫的深切與敘述的動人。但因受歷史上的事實的拘束，有些地方，不能把主人翁的性格完全表現出來。他的劇本，是寫實的戲曲，但還略略可以感到浪漫的氣息，於恐怖伊凡的性格的結構上尤可覺得到；獨於描寫伊凡諾威契帝的地方，則完全是一個生的人，而不是意造的，可以說是例外。這因為伊凡諾威契的性格與亞歷山大二世極相似，同是一個好心胸而無主見的人，而阿利克塞，托爾斯泰與亞歷山大二世十分親近，所以能寫得那樣活潑動人。

同時的戲劇家

與阿史特洛夫斯基諸人同時代的戲劇家，現在略述幾個。

柯皮林 (Suknovo-Kobylin) 著一部三連喜劇，在當時很著名，其中克里興斯基之結婚一劇，在劇場上最得人稱許。

不塞姆斯基 (A. Pisemsky) (一八一〇年生，一八八一年死) 是一個小說家；他除了幾部小說，幾篇喜劇外，最著名的是一部戲曲悲慘運命；這是描述農民生活的，即以托爾斯泰著名的農民劇本黑暗之勢力與之相較，也不能超過他。

巴特金 (A. A. Potyehin) (一八二九年生，一九〇二年死) 也是一個小說家，同時做了許多劇本。他的喜劇丁塞爾 (Tinsel) 割去的一片 (A. Slice Cut-off) 懸缺 (A Vacant Situation) 及混水 (In Muddy Water) 都極難通過檢查官的手中，第三劇則始終沒有排演過。但已排演的，却都很得成功，且甚引起批評家的注意。丁塞爾一劇，尤可表現巴特金的才情。他還有一個兄弟尼古拉斯也是一個戲劇家。

柏爾姆 (A. I. Palm) (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八五年死) 是一個老戲劇家。在一八四九年，因為與杜思退益夫斯基諸人一黨的關係被捕。此後，他的生活遂非常窮苦，直到五十歲後，才再從事於文學的活動。他的喜劇老貴族 (The Old Nobleman) 及我們的朋友尼克留至夫 (Our Friend Nikulzhev) 是劇場裏永久歡迎的作品。

蔡尼肖夫 (I. E. Tchernyshov) 是一個伶人，曾編過幾篇劇本，很得時人的稱許。梭羅委夫 (N. Soloviov) 是追步阿史特洛夫斯基的作家，但沒有多大成就。此外還有察夫 (Chaev) 克利洛夫 (Y. A. Krylov [Alexandrova]) 諸人，因不大重要，不能詳述於此。

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後

自阿史特洛夫斯基死後，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劇場漸漸衰落下去。其衰落的原因頗多，一是檢查官的無理干涉，二是劇場辦事者常常無意識的把演劇時間縮短，三是劇場主任與演劇者經濟的及道德的墮落，四是外國優伶與本國優伶的競爭。直至『海鷗劇場』成立，這種現象才有轉機。『海鷗劇場』規模極大，以演柴霍甫 (Tchekhov) 的海鷗一劇得名。

柴霍甫與高爾基 (Gorky) 的戲劇，為這時所最歡迎者。稍後則安特列夫 (Andreev) 的象徵劇，亦盛行一時。但這三人的文學工作，不僅限於戲曲，故於下幾章裏另述之，這里不提了。

第九章 民衆小說家

民衆小說

俄國文學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派別，就是民衆小說家（Folk-Novellists）。所謂「民衆小說家」並不是「爲」民衆而著作的作家，乃是敘述民衆生活的作家。他們所寫的是俄國的農民，礦工，工廠工人，窮苦的流蕩人，以及農村，小鎮的景色。在西歐各國，這種文字不多見；西歐的作家，雖然也有描寫到這些被壓迫者，但多半是書中的配角，而不是主人翁。俄國則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此種作家極多，且都是專門描寫這些民衆的。他們的著作，也甚爲讀者社會所歡迎，他們是真確的寫實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人生的真相，一舉一動都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毫不加以理想化。

初期的作家

初期的民衆小說家最重要的是格里各羅威契（Grigorovitch）（1

八二二年生，一八九九年死）他有偉大的天才，批評家有時以之與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龔察洛夫，阿史特洛夫斯基諸人並稱。他的母親是法國人，所受的教育也是法國的。他並不是專從事於文學的，同時並努力於繪畫，在他最後的三十年間，且什麼小說也不寫，祇把他的全力給了俄國

畫學會。但他的文學成績却很大，在四十年代之初，他以著擦機械者一篇小說有名。這時，俄國的社會正受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知識階級都趨向於社會運動。格里各羅威契也爲這個新漲



Grigorovich (1822—1899)

的熱潮所捲。他很熱誠的對於窮苦的被壓迫者表同情。他到鄉村裏住過兩年，在一八四六年遂發表他的第一部描寫鄉間生活的小說鄉村 (The Village)，以真摯寫實的筆，寫出鄉間生活的黑暗與奴隸制度的恐怖。此書出時，當時的批評家倍林斯基 (Eylinsky) 立刻承認他是一個蘊有偉大力量的新作家。他的第二部小說不幸的安東 (Anton the Unfortunate) 也是描寫鄉村生活的，其效果之大，直等於美國史陀活夫人的黑奴籲天錄 (Uncle Tom's Cabin)。當時的知識階級的男女，沒有一個人讀了這本書不替不幸的安東流涕的，且對於農奴，沒有一個人不很感動的換了一付好心腸的。在後八年間

(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五年)他又著了同樣性質的幾部書，如漁夫，移民，農夫，流蕩人及鄉間之路 (The Country Roads) 等。至此，他突然的擱下筆來。以後的許多年間只寫了兩部小說及一本回憶錄。許多批評家對於格里各羅威契的見解很不相同；有的以為他的作品是非常可讚美的，有的則以為他所寫的農夫並不是真實的。屠格涅夫也以為他的描寫似乎太冷淡。但無論如何，格里各羅威契的成績總是很偉大的；他所寫的農夫也很好，不過略有些理想化了。這實是初期民衆小說家與以後民衆作家不同的地方。

與格里各羅威契同派，且對於農奴解放運動也很盡力的民衆作家是麥可威契夫人——

(Mme Marie Markovitch)；她著作時常用她的假名 Marko Yovtchok。她是大俄人，但因

嫁給小俄的作家麥可威契，所以她的第一部描寫農民的小說集是用小俄文寫的。(後來屠格

涅夫把他們譯成大俄文) 但不久，她的著作又都直接用大俄文寫。在現在看來，她的小說，似乎

是太感傷了。然在當時則讀者都帶着熱誠歡迎她，為她的所寫的農婦下同情之淚。且她的感動

主義也不是十九世紀初葉的沒有真情的感傷主義。她的著作裏滿含着同情，且富於詩的與民

歌的趣味。她的人物，大概都是意造的，這是初期諸民衆小說家的通病。但她的描寫小俄鄉間的背景與地方生活的色彩則極爲真切。

這時，還有一個作家但尼里夫斯基 (Danilevsky) (一八二九年生，一八九〇年死)，也不能不提到。他是以歷史小說的作者著名。他的三部長小說，諾孚羅西耶的逃奴，歸來的逃奴，及新的居民，讀的人極多。這三部小說都是描寫那些新闢地的住民的生活；這些居民，大半是逃奴，沒有得政府的允可而去耕種西南方的新得的自由土地。他的敘述都活潑而具同情。

中期的作家

格里各羅威契諸作家，雖然努力的從事於民衆生活的描寫，但他的著作似乎也太理想化了，因爲他們不知道描寫窮苦階級的生活應該用新的形式。到了後來才漸漸的有新的描寫方法和新的風格成立。但這是一步步的發展起來，從格里各羅威契到「極端的寫實主義者」勒謝尼加夫 (Ryschetsnikov)，又到「寫實的理想主義者」高爾基 (Gorky)，民衆小說的方式才臻完善之境。介於其間的幾個中期的作家，其努力也是不應該忘記的。

柯可里夫 (I. T. Kokorev) (一八二六年生，一八五三年死)，死得很早，他做過幾篇故事，

敘寫小工匠的生活，表面上還離不了感傷主義的色彩，但在實際上，則因他是生長在這個小工匠的羣中之故，他的人物是活的人物，生活是內部的真實的生活。



Pissemsky (1820—1881)

丕塞姆斯基 (A. Th. Pisemsky) (一八二〇年生，一八八一年死) 與巴托金 (A. A. Potyehin) (生於一八一九年) 的民衆小說，較之以上諸人，已顯出很大的進步。他們也是戲曲家，在本書上一章裏曾提到過。現在再略說一下。

丕塞姆斯基與屠格涅夫同時；有一個時

期，批評家會列之於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諸人之林。他的文字有力而真切。他的小說千人 (A

Thousand Souls) 在農奴解放運動時出版 (一八五八年) 曾給讀者以很深的印象。第二年即

譯爲德文。當大反動及虛無黨運動的時代，丕塞姆斯基却很悲觀的寫了一部洶險的海 (The

Unruly Sea) 反抗少年一代的人。他在早年的時候，曾做過幾篇描寫農民生活的故事，又做了一篇寫鄉間生活的劇本，名悲慘運命。他的農民是真實的，已脫盡了格里各羅威契諸人的理想化的痕跡。

巴托金的主要著作是喜劇，本書上章已述過，但同時並著了幾篇描寫農民生活的劇本及民間情況的故事與小說。在這些作品裏，最足以看出民衆小說的變遷痕跡。巴托金初期的這些作品，還受流行的把農民理想化了的習氣。到了第二期，因受六十年代寫實主義的感化，態度竟完全變更。這時出現於他的作品裏的農民是真實的農民。但他尚祇能捉住農民生活的外部，至於農民的內部的靈魂的描寫，則尚有待於後來者。

民俗的採訪

自一八六一年農奴實行解放後，一切控訴農奴痛苦及主張人民平等的作品已非需要。於是知識階級進一步而採訪民俗的運動，收集民歌，調查民間信仰與風俗。孔士坦丁大公爵 (Constantine) 爲這個運動的主動者。此外還有許多人自動的步行全國，收拾一切材料。於是有許多報告出版。在這些報告裏，富有文學趣味的也不少。如馬開西摩夫

(Maximov) 之北方之一年，西比利亞與苦工，阿發那西夫 (Afanasiev) 的俄國民間的傳說，謝里茲諾夫 (Zheleznov) 的烏萊爾的哥薩克，麥尼加夫 (Melnikov) 的在森林中，山上等等，都極受讀者的歡迎。

在這個時候，理想化的民衆小說，已成過去之物，新的民衆小說家遂繼之而起，以勒謝尼加夫爲其最重要的代表。

勒謝尼加夫

勒謝尼加夫 (Ryeshetnikov) (一八四一年生，一八七一年死) 爲

『極端的寫實主義者』(The ultra-realist)。他家境極窮，父親是一個郵差。他的叔父把他帶到一個城裏。他極受他的虐待。十歲時，他把他送入一個教會學校，其受苦較在他叔父家時更甚。他逃走了，又被他們捉住，受了一頓毒打，因此住在醫院二月。後來又第二次逃走，加入流丐團體。不久又被捉。他的叔父也是郵差。勒謝尼加夫常偷郵局裏的報紙來讀。後來因爲他毀了一件公文，被捕到法庭裏去，判決禁在僧院裏二月。出僧院後，他通過地方學校的考試，成了一個書記。一個巡按到這個地方，很愛他，帶他到聖彼得堡去。他在本鄉已開始著作，這時繼續的做許多東西投到

各雜誌裏去，因此認識了尼克拉沙夫，把他的小說波里寶夫塞 (Podipovtsey) 刊在現代雜誌上。

勒謝尼加夫的著作，與一切人都不同，他有他自己的特質。他的著作祇有赤裸裸的「真實」；如一種的日記，毫不加以增飾。他的第二部小說格魯摩夫 (The Glimoffs) 敘鐵匠的生活，一點驚奇變動的事實都沒有，祇是平淡的無飾的表現出他們的陰慘的生活；讀者竟漸漸的受感動，被一種失望捉住。他的在衆人中敘他幼時的苦况，還有一部長小說，何處是較好的地方敘一個窮苦階級的婦人求工作的困苦。

他的著作雖然缺乏形式，但在藝術上自有相當的價值。

列維託夫

列維託夫 (Levitor) (一八三五年，或一八四二年生，一八七七年死) 是

勒謝尼加夫同時的很著名的民衆小說作家。他所描寫的是中俄南部的地域。他的生平很悲慘。他父親是一個窮牧師。他十六歲時步行到莫斯科入大學。一八五八年因參與學生運動，被政府流放於北方。後來被赦回莫斯科。他在都市的窮苦生活中，却時時想到幼時綠草無垠的家鄉。他

的草原雜記即描他家鄉的生活。他以後還著幾部描寫城市生活的雜記，但都不如草原雜記之精美而富於詩趣。



Uspensky (1840—1902)

烏斯潘司基

烏斯潘司基 (G. I. Uspensky)

(1840年生，1902年死)

的著作，與上面所舉的幾個作家都不相同。他自成一派。他的作品可以說不是小說，但除了描寫民衆心理的地方以外，又具備一切小說的元素。他的最初的小說毀滅 (Ruin) 已有這種傾向。到了後來，竟完全側重於民族描寫。他的著作，開始時爲一小說，後來則討論一切

問題，有如政論。這種政治言論與藝術的混合物，雖然極不易動人，但在烏斯潘司基描來，則使大家讀之，如讀一部好小說，不肯半途釋手。他的著名作品土地之力 (The Power of the Soil)

即其代表。

同時代的作家

波美耶洛夫斯基 (Pomyalovsky) (一八三五年生，一八六三年

死) 以描寫當時教會學校的生活著名。他所寫的，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實。他的作品以菲力斯丁之幸福、摩洛託夫 (Molotov) 及未完工的小說兄妹爲最著，都含有博大的人道精神。可惜他死得太早 (未滿三十歲)，不能使他的天才成熟。

史拉托夫拉斯基 (Zlatovrasky) (一八四五年生) 自童年即熟知中俄農民的生活。他的作品以村間的日常生活及基礎等爲最著。

惱廢夫 (Naimov) (一八三八年生) 住在西比利亞西部很久。著了許多描寫這個地方的鄉間及礦中生活。當「到民間去」運動發生時，他的這些作品常被印爲小冊子分送各處。

柴沙定斯基 (Zasodinsky) (一八四三年生) 的著作草原的神祕描寫、鄉間略有知識的農民很成功。

彼得洛柏洛夫斯基 (Petrovlovsky) (一八五七年生，一八九二年死) 常以喀洛寧

(Karonin) 的假名寫了不少東西。他的作品以我的世界爲最著名。他又是一個詩人。

麥爾辛 (M. Melshin) (一八六〇年生) 也是一個詩人，曾在西比利亞做過十二年的苦工。他的作品放逐者的世界，可與杜思退益夫斯基死人之家的回憶並肩。

尼弗杜夫 (Nefedov) (一八四七年生，一九〇二年死) 是一個很好的作家，曾寫過很多的關於工廠與鄉村生活的雜記。

以上的諸作家，雖然沒有什麼大成績，但他們的努力，他們的貢獻却都很重要。有的且對於『理想的寫實主義』很有影響。這個主義到了高爾基才得到偉大的成功。

高爾基

高爾基 (Maxim Gorky) (一八六八年生) 是許多民衆小說家中的最偉大

者。他的作品是民衆小說中最完善的出產。他成功得極快。當他初次在一個高加索僻城的小報上登他的小說時，(一八九二年左右) 文學界裏還完全不知道他，但當他的一篇短篇小說刊在科洛林科 (Kololenko) 主撰的一個雜誌上時，竟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許多人都求知這個新作家的名字。原來高爾基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 (A. Peshkov)。他的家境極窮。九

歲時即失去父母，被養育在親戚家裏，甚受虐待。一天，他便逃走，到一個商船上做事。這時他才有十二歲。在這個船上，他第一次得讀歌郭里的著作。後來他又做過烘麵包者，侍役，賣萍果者，最後



Gorky (1862)

才在一個律師處當書記。一九〇〇年，他的小說集出版，初版在數日內即賣盡。他的文名擴於當時大作家科洛林科與柴霍甫之列，有的人且以之爲托爾斯泰的後繼者。西歐與美國也立刻便認識了這個作家，把他的作品譯了許多過去。

的成功，我們祇要一讀他的小說便可以知道其原因。他的短篇如二十六男與一女如我的伴侶等等，使我們一讀，情緒便立刻緊張起來，且立刻覺得驚奇不置，因爲他已使我們見了從未見過的奇境與奇劇，如使我們久住城市的人登喜馬拉耶最高峯，看雲海與反映於雪峯之初陽；自然

誰都會爲之讚嘆不已了！他所描寫的男人與女人都不是英雄，而是流蕩者與草屋的住民，與一切所謂下等的人實在的，在一切世界的文學上，像高爾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描寫得如此新鮮，如此特創，如此活潑有趣，把人類感情的變幻與競爭，分析得如此動人，如此好法，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他實是一個大藝術家，一個詩人。勒謝尼加夫的『極端寫實主義』有許多地方是行不去的。藝術的作品本是個人的；無論如何，一個作家的同情，總會滲入他的作品裏。高爾基雖爲一個寫實主義者，其描寫的忠實不下於勒謝尼加夫，同時却知道把主要的人物理想化了；這是使他得偉大的成功主因。

他所愛的人物是『反抗者』，一個反抗社會而具有能力而堅強的意志的人。他的作品呼聲是反抗的呼聲。俄國的作家，多帶宗教的氣息；他則把這個氣一掃而空，使我們直接與一切事物的真相打個照面。他自己置於強的方面；他絕叫生活的權利。這是他新關的境地。當二十世紀最初，俄羅斯革命的烏雲瀰漫於天空時，高爾基的著作，實是夏雨之前的雷聲。

他與柴霍甫及科洛林科相同，短篇的作品雖然大成功，長篇的小說却不能使人滿意。他的

這些作品，如三人等，結束時總太嫌氣力薄弱。這是他才力短弱處，不能以瑜掩瑕的。

他的戲曲也很著名，沈淵 (At the Bottom) 尤足以使他成一個不朽的戲劇作家。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高爾基也有參與。革命失敗後，他逃到意大利去。自此以後，他的作品也與當時的頹唐的空氣一樣，不復見新鮮與強健的色彩。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告成，他回國後，其作品童年才又蘊着初期著作的熱情與希望。

李寧諸人組織蘇維埃勞農俄國，高爾基也很懇摯的與他們合作。現在正從事於世界文學叢書的刊行。

第十章 政論作家與諷刺作家

俄國的政論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國，是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國家；人民幾乎沒有

一切政治上的自由，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嚴厲的檢查，政府可以隨時禁止書籍及報章的印刷與發賣。在這樣的一個黑暗情況底下，俄國自然沒有什麼『政論』可言了。但是『壓力愈大，反動愈烈』這句話已成了一個公例。俄國的政府雖然竭盡他們的智能，以阻止人民的討論政治，而當時的知識階級却能避免了他們的干涉，尋出了許多新的溝渠，以流通他們的政治思想。當雜誌上或報紙上要討論一件禁止討論的事，或發表一種必要被檢查員反對的言論時，他們一定引用了特別的表面上似乎與所論的事實無關的成語，以傳達他們的意旨。如屠格涅夫小說裏的路丁或巴札洛甫所說的幾句話，往往傳達了不少的意思。但除了這種以隱語為表示的方法以外，他們流通政治思想的直接方法，也還有不少：第一是成立了許多文學會與哲學會，第二是在藝術評論與諷刺文裏論政治思想，第三是在國外，尤其是在英國與瑞士，組織關於政治的雜誌。因此，雖然在那樣黑暗，那樣沒有政治自治的俄國，政論作家却仍能繼續不斷的放射他們的

光明。

西歐派與斯拉夫派

當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與五十年代，俄國的思想界，起了很激烈的互鬪；各種的黨派紛紛的樹立起來。那時，報紙上關於政論與政治思想是決不能傳播的。二三家半官式的報紙，雖然被允許發表這些言論，而其所發表的却都是絕無價值的。惟一的發表政談的機會，是在私人交際的時候。於是這些「黨派」的會集時，便是一般知識階級的交流意見的時候。有許多人，如史攬克慈契（Bankévitch）（一八一七年生，一八四〇年死）等，雖然什麼東西也沒有寫，而他們的人格的感化，對於同派的人却極有影響。

當時的思想分爲兩大派；代表兩個哲學的和社會思想的主要潮流；一派是「西歐派」，一派是「斯拉夫派」。西歐派是讚頌西歐文化的；他們主張俄國在歐洲各國的大族中，並不是化外的國家。她必要經過如歐洲各國所已經過的發展程序，第一步是放奴，第二步改革現在的政治組織。俄國的固有好處，經此改革，不僅保存，且能向上發展。斯拉夫派的主張則與此不同。他們說，俄國有她自己的使命，有她自己的特性。她沒有與西歐各國相同的歷史與社會組織，所以不能跟

了他們走俄國的生活有三個基本的原素：一是希臘教會，二是皇帝的絕對權，三是人民。到了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歐派』都主張在西歐進化上所應受的痛苦，如資本主義之類，在俄國亦必要重現；他們是相信進化律的。同時，『西歐派』裏少數的思想較高的人，如赫爾岑（Herzen），如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等，他們的思想，又與此不同。他們以為西歐近來工人與農夫所受的田主與資本家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都不是『歷史上的必要』的。俄國可以不必重蹈他們的覆轍，且看了先進各國的榜樣，知道取其利而避其害，可以發達工業，而不至喪失了善良的村間的土地公有制與農人的自治組織。斯拉夫派在這時候，思想的變化也與西歐派相同。他們最好的代表是阿克沙加夫兄弟（The two brothers Aksakov），克利亦夫斯基兄弟（Kireyevsky），及霍耶加夫（Homjakov）等。他們對於俄國的歷史研究很有功績；他們把俄國國家的歷史法律與俄國人民的歷史法律分別出來。他們打破以前卡倫辛的俄皇是古代傳襲下來的意見，而以封建制度的學說代之。到了放奴以後，『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竟攜手一堂，有一致的主張。最急進的社會主義的『西歐派』，如周尼雪夫斯基之流，贊成『斯拉夫派』保持俄國

農民組織的主張，而最前進的「斯拉夫派」對於「西歐派」宣傳的「獨立宣言」與「人權宣言」也完全表示同情。此後，這兩派遂不復起爭端。至於後起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則正做着帝國主義的迷夢。俄國思想界的衝突，已不是「西歐派」與「斯拉夫派」（國粹派），而是皇權與自由，資本主義與勞動主義，政權集中與鄉村自治的思想的爭鬪了。

國外的政論作家赫爾岑

俄人在本國裏既不能得政治的自由，遂有許多優秀的分子，被逼而離開俄國，他們不是到瑞士，便是到英國。至於德奧以及法國是不能容留他們的。他們居留於國外的，常組織言論機關，論本國政治，祕密或公開的輸入俄國。但這種在國外出版的政論，在俄國有真正的影響的時期，僅有數年，這就是當赫爾岑出版鐘（The Bell）的時候。

赫爾岑（Herzen）（一八一二年生，一八七〇年死）的家庭是莫斯科很有錢的人家。他父親藏書極富，都為十八世紀德法二國的哲學書。法國的百科字典家的思想，給他的印象最深。所以後來他雖為時代潮流所驅，也去研究德國的玄學，而法國的思想迄未棄去。他進了莫斯科大學，研究物理學及數學。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如一道電光，驚起了全歐的知識階級。赫爾岑和

他的一班少年友人如詩人奧格僚夫 (Ogarin), 民歌的收集者柏沙克 (Dzhebel), 諸人常常通夜不睡的在那里討論政治與社會的事件, 他們尤其喜歡的是法國的聖西門主義 (Saint



Herzen (1812—1870)

Simonism) 他們當中的一個, 曾做了一首詩, 對於皇帝尼古拉一世, 有不敬的意思。這事被警務局聽到了。他們便連夜的搜檢青年的寓所, 把他們都捕了去。有的被放逐到西比利亞, 有的被罰充軍役, 赫爾岑則被送到烏拉爾 (Ural) 的一個小城, 羈留在那里六年。一八四〇年, 他被允許復回莫斯科。這時的莫斯科的青年是沈醉在黑智兒 (Hegel) 的玄學思想裏, 如史坦克威慈 (Stankovitch) (一八一三年生, 一八四〇年死) 如巴枯寧 (M. Bakunin) (一八一四年生, 一八七六年死) 都是這派青年的首領。赫爾岑也加入了這個研究, 但他並不改

變他對於法國百科字典家的崇信與對於法國革命原則的讚頌。一八四〇年的年底，赫爾岑又被放逐到諾孚各洛 (Novgorod) 去。一八四二年被赦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遂離了俄羅斯，永不回來。巴枯寧與奧格僚夫這時已在外國。赫爾岑遊意大利後，即到巴黎，加入他的友人羣中。這時正當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之時；他眼見全歐青年的熱烈運動，也眼見六月的巴黎恐怖日子。他的六月 (June Days) 即描寫當時的驚人的印象，爲俄國文學上的一篇很好的作品。

深刻的失望，占據了赫爾岑的心上，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熱情，及希望幾乎蒸散淨盡。可怕的反動蔓延於全歐，奧大利再行統治意大利與匈牙利，拿破崙三世進入巴黎，各地的社會主義運動被掃除得毫無蹤影。赫爾岑於是對於西歐文明也失了望。他表示他的這個意思在他的從海外 (From the Other Shore) 一書裏，這是一個失望的呼聲，從詩人口中喊出的政治家的呼聲。

隔了不久，赫爾岑與普魯東 (Proudhon) 在巴黎辦了一個報，名人民之聲；這個報紙幾乎一張都不能輸入俄國。報紙的運命告終，赫爾岑也離了巴黎。他在瑞士享受自然的美賜。及他的

母親和他的兒子都死於破船之中，他便很悲傷的移居到倫敦去。他先辦一個雜誌，名北極星，立刻還在俄國引起很大的影響。除了政論以外，他在北極星上登過一部很好的回憶錄：過去的事件與過去的思想，可算是一部詩的文學；屠格涅夫以牠爲極美麗，『是用淚，與血寫下來的。』

鐘不久繼北極星而出版；赫爾岑的言論在俄國成了極大的權威。這時的俄國，政治稍見光明，每個人都談論着時事。赫爾岑的文字，尤爲時人所愛讀，他們有一種力量。有一種內部的熱情，與美麗的形式，差不多在政論裏很不容易找到這種好文章。鐘的銷路，在俄國極爲廣大，即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他自己也是鐘的一個定閱者。到了一八六三年，俄國的政局突然一變；波蘭的獨立，終止於血與絞架，而俄國的自由運動，也同時完全被阻。反動一起，赫爾岑的勢力一落千丈，鐘在俄國，讀者也減至極少。赫爾岑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思想上的子與女，已穿了新的民主的與寫實的衣服代他而起。一八七〇年，他死於巴黎，死時情況很孤寂。

赫爾岑在海外沒有辦報之時，常用依史康特 (Iskander) 這個假名字在俄國雜誌做文字。他還著了一部小說：誰之罪，這是在俄國思想發達史上必須舉到的一部重要作品。誰之罪所敘

的是一個窮苦的大學生，在一個將軍家裏當教員。與他的庶出女兒相戀愛，因娶了她，遷居到外邊去。不久，他的一個同學忽然到那個地方來。這個同學與他的夫人，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他曉得了這個事實以後，心裏感得異常的痛苦，因狂飲以消其愁。他的同學覺到這個悲劇的結果，心



Ogariev (1713—1877)

裏大悔，遂離開他們，永不復至。但他與他夫人的愛情竟不能復熾。後來，他遂以酒終其生。這篇小說的英雄是李門托夫當代英雄裏的柏雀林的餘裔，占柏雀林與屠格涅夫小說中諸英雄的中間地位。

其他國外的政論作家詩人與格

僚夫 (Ogariev) (一八一三年生，一八七七年死)

他自身的人格來感化一切的。他的生平非常不幸，但他的朋友們受他的影響却極大。他是一個極端的愛自由者；在他離國以前，他把他一萬多個農奴都解放了，把所有的土地都贈給他們；

他的一生都在國外過着，且永保持着少年時的平等與自由的理想。他的詩也是慈和而少激烈的反抗之音。

巴枯寧也是赫爾岑的摯友。他的一生都盡力在國際工人協會，在俄國文學上並沒有什麼地位可言。但他私人的影響給與當代的大作家者却極大，連倍林斯基也受他的很大的影響。他是一個模範的革命家，近代無治主義的創始者，可以說是全身都燃着熊熊的革命之火的。

拉洛夫 (Peter Lavrov) (一八三三年生，一九〇一年死) 是一個哲學家與數學家。一八七四年，出版一個社會主義的雜誌，前進。他的近代思想史與歷史的尺牘 (Historical Letters) 使他得很大的聲譽，後書對於當時青年尤有深切的影響。

尼古拉斯屠格涅夫 (Nicholas Turguenev) (一七八九年生，一八七一年死) 是著名的政論作家。一八一八年，他在俄國發表了賦稅的原理一書。對於放奴運動，他很努力，又是十二月黨的一個重要黨員。一八二五年，他到國外去，因此得免與他的朋友們同受刑難。他遂永留居於國外，大概都是住在巴黎。一八四七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名俄羅斯人之俄羅斯，很注

意於放奴運動，同時又在鐘上，做討論這事的文字。

史達普涅克 (Stepniak) (一八五二年生，一八九七年死) 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做的，後來又譯成了俄文。他的小說一個虛無黨的事業和他的一篇雜記地下的俄羅斯表現出他們豐富的天才和敏銳的思想。

周尼雪夫斯基與現代雜誌

在俄國本地的最著名的政論作家是周尼雪夫斯基 (Tchernyshevsky) (一八二八年生，一八八九年死)，他的名字是和現代雜誌分不開的。現代在放奴運動時代的威權與國外的赫爾岑主辦的鐘是不相上下的。

周尼雪夫斯基生於俄國東南部；一八四六年，進聖彼得堡大學的哲學部。他最初做哲學與文藝批評的論文，做了三部很重要的書，一藝術與現實在美學上的關係，歌郭里時代的雜記，萊辛 (Lessing) 與他的時代。但他的主要工作乃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二年那四年間在現代上做專論政治與經濟的文字。他又譯了米爾 (Mill) 的經濟學，且以社會主義者的見解爲牠作註。一八六三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政府所捕；他在監獄中，做了一部極著名的小說：怎樣辦呢？在藝

術方面，這部小說未免有些缺點，但他給於當時青年的影響却極爲重大。他在怎樣辦呢裏，指示出未來社會的組織方法。弗拉 (Vera) 洛甫霍夫 (Lopukhov) 私訂婚約，背父母逃去。不久，他們的愛情冷淡了。弗拉又傾心於洛甫霍夫的朋友克莎諾夫 (Kirsanov)。洛甫霍夫因假裝自殺，離家到新大陸去。弗拉與克莎諾夫遂結了婚。過了幾年，洛甫霍夫在美國又娶了一個夫人，和她一同回國。他與弗拉及克莎諾夫仍維持朋友的關係，共度他們的理想生活。周尼雪夫斯基在這部小說裏把偽道德及家庭罪惡，一切打得粉碎，而另謀解決的方法，並顯示出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是什麼樣子。無論是托爾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小說永沒有像這部小說那樣的被青年熱忱的歡迎的，牠成了少年俄國的標語，牠的思想到處宣傳着。

一八六四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比利亞作苦工。一八八三年被釋歸來。但他的身體已經毀壞了。他還努力在譯韋勃 (Webb) 的世界史，共譯成了十二冊。一八八九年，病死。

諷刺作家莎爾條加夫

因爲俄國出版檢查之嚴，諷刺文成了一種很好的流通政治思想的溝渠。如果我們要追溯十八世紀的諷刺文學，似乎太瑣屑，現在，祇舉了一個近代

諷刺作家的代表：莎爾條加夫 (Saltykov) (一八二六年生，一八八九年死。)

莎爾條加夫常以他的假名謝特林 (Schetrin) 做文字。他的影響在俄國是很大的，不僅及到有新的思想者，而且及到一般的讀者。他是俄國的最通俗的作家之一。他開始他的文學事業很早。一八四八年，他寫了一部小說複雜的事 (A Complicated Affair)，敘一個窮苦的小官吏的夢想裏，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那時二月革命正爆發不久，俄國的政府正在注意撲滅自由的萌芽。莎爾條加夫因此遂被流放到東俄的一個小鎮裏，他在那裏做了官吏，七年之後，他和一切官吏都已十分熟悉。一八五七年，俄國的政治稍見光明，他復回俄都；以他這許多年的經驗，做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吏治雜記。這些雜記所給與讀者的印象很深。全俄國都談論着牠。莎爾條加夫的天才在此完全的顯露出來；牠的體裁在俄國文學上開了一個新時代；模擬者紛紛而起。一八六八年，他離了官職，去做一個月刊的主筆；在現代雜誌停版以後，這個月刊是急進的民治思想的代表。一八八四年，這個月刊停版，莎爾條加夫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一八八九年，遂病死。



Saltykov (1826—1889)

爾條加夫的諷刺，遂變爲失望的哀呼。他的給我姨母的信是這時最好的代表作品。

除了史治雜記以外，莎爾條加夫還有許多著作。無辜的故事 (Innocent Tales) 敘奴制的許多最悲慘的事實。奴制解放以後，農民又苦於租稅，莎爾條加夫對此寫了不少諷刺的作品。一個城市的歷史，聖彼得堡的日記等等，都是歸於這一類的。最後，在八十年代的初葉，亞歷山大三世

世的壓迫如重厚的黑雲瀰漫於清空的碧天，莎

第十一章 文藝評論

文藝評論的地位

文藝評論是俄國運輸政治思想的一條河流，在上章裏已經提過。文藝評論在俄國的地位的重要是無論何國都不能與之並肩的。每一種月刊，或其他報章，他的真靈魂就是藝術批評家。他的文字比同冊裏所刊的名家小說重要得多。一個領袖雜誌社中的批評家，就是一大部分青年的知識的領袖。現在在下面舉出幾個重要的批評家，他們對於當時的青年運動和知識生活都會有過極大乃至極深極廣的影響的。

倍林斯基以前

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俄國的文藝批評才開幕；他們對於西歐的一切舊說陳義，毫不模倣。當時偽古典主義已被打破，普希金的路絲蘭與陸美拉方才出現，於是詩人范尼委丁諾夫（Venetimov）（一八〇五年生，一八一七年死），及那台茲定（Nadezhdin）（一八〇四年生，一八五六年死），柏烈懷（Polevov）（一七九六年生，一八四六年死），便乘機出而建設新的文藝評論的基礎。他們主張，文藝評論不僅須分析一個藝術品的美學的價值，且須超乎一切，分析牠的主要思想——牠的「哲學的」——牠的社會意義。范尼委丁諾夫他

自己的詩。印着很高深的哲思；他勇敢的攻擊俄國浪漫作家的缺乏高尚思想，他說：「無論何國的真詩人，必爲到達文化的極巔的哲學家。」

那台茲定跟了范尼委丁諾夫同路走去，他勇敢的攻擊普希金沒有高尚的靈感，祇能產生



Belinsky (1811—1848)

以「酒與婦人」爲唯一動機的一種詩歌。柏烈懷也責備普希金與歌郭里的作品沒有超絕的思想，不能引人趨向於高尚的思路與動作，決不能與莎士比亞、歌德諸人的不朽的創作相並立。然這兩位攻擊普希金與歌郭里的批評家，這樣注全神去責備這些創始的國民文學家，却忘了他們曾引進了寫實主義與其他賜品給俄國文學

的偉大功績。到了倍林斯基起來後，才補全他們的主張，指示出批評的真正標準。

倍林斯基

倍林斯基 (Bylinsky) (一八一〇年生，一八四八年死) 不僅是一個文

藝批評家而且是俄國的青年導師，當時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教訓者。

他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軍醫；他期望他兒子很切，所以努力把倍林斯基送到聖彼得堡大學肄業。一八三二年，倍林斯基因為做西勞（Schiller）的『盜』的風格，做了一篇悲劇，激烈的攻擊奴隸制度，竟被大學當事者斥退。他立刻便加入赫爾岑諸人的團體中。

自從一八三一年，他即開始執筆作許多短的文學評論，但他言論之引起社會注意，却在一八三四年發表的一篇批評文學的文字時。從那時起，直到他的死，他的全副精神都注射在為各雜誌做批評論文及傳記。他的過度的工作使他在三十八歲時便患肺病死了，但他的死並不嫌過早。那時西歐的革命已經爆發，俄國政府息息監視着倍林斯基。當他在死榻上時，警察還不時的來驚擾他。如果他那時不死，他的運命也是非受監囚即被放逐。

倍林斯基的見解，變遷得很利害。當他初次動筆做批評文字時，他所受的是德國理想派哲學的影響。他主張藝術是高尚純潔的東西，不能用來討論當時的問題的。藝術所論的是全宇宙的大問題，決不是論什麼窮苦人與他們的瑣事的。這時所抱的是唯美的觀念。他有許多篇論普

希金的文字，都是抱這種見解。

到了後來，他又受了赫爾岑的影響，思想爲之大變。他衝出德國玄學的迷霧，開始他的新活動。歌郭里最好的實寫主義的作品恰巧在這時出現。倍林斯基因此更得了一個新的印象。他便主張：真的詩就是現實。同時，他又受了法國那時政治運動的影響，於政治觀念上也印上了急進派的氣象。

他的文字蘊蓄着美與熱情讀者都深深的愛他的感動。他以他的同情，他的誠懇的精神，與一切不忠實的，驕傲的，奴隸主義的文學作品與政治思想宣戰；一方面成了最有影響的文藝批評家，一方面成了一個最好的政論作家。以後俄國的爲人生的藝術的思潮的磅礴，他可以說是一個最有力的鼓動者。

他最後做一篇一八四七年文學批評更顯得美麗而且深切。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不能更有所述作。

與倍林斯基同時的文藝批評者還有不少，現在祇舉較爲重要者數人，述之如下：

梅加夫

梅加夫 (Valerian Maykov) (1811年生, 1847年死) 的批評主

張與倍林斯基是在一條線上的。他的批評天才很偉大, 不幸死得太早了, 不能繼續倍林斯基的事業。其真能發揮光大倍林斯基未竟之工作者乃是周尼雪夫斯基與杜薄洛留薄夫二人。

周尼雪夫斯基

周尼雪夫斯基 (Tchernyshevsky) 的藝術主要觀念, 就是說, 藝術

自己不是目的; 人生是超於藝術的; 藝術的目的就在解釋人生, 批評人生, 對於人生表白一種意見。他把他的這些意見在他著名的藝術與現實在美學上的關係一書裏討論得很痛切。他闡開一切流行的美學原理, 而確定下他的寫實主義的『美』的定義。他說, 『美』所引起的感覺是一種快樂的感情, 如同我們在一個親愛者之前所引起的一樣。所以『美』的裏面, 必含有與我們很親切的東西, 而這種親切的東西就是人生。他的結論就是: 藝術的美決不是超於人生的美的, 不過是藝術家從人生美中借來的一種美的概念而已。所以藝術的目的, 與科學是一樣的——雖然牠的活動的工具不同。藝術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我們記起人生中有趣味的事, 教導我們人是怎樣生活着, 及他們應該怎樣生活着。周尼雪夫斯基的這種見解, 到了杜薄洛留薄夫, 討論得更爲

完密。

杜薄洛留薄夫

杜薄洛留薄夫

(Dobrolubov) (一八三六年生，一八六一年死)

的父親是一個牧師；他的最初教育是在教會學校裏受的。一八五三年，他進了聖彼得堡的師範學校。第二年，他的父母相繼而死，他不得不負養育弟妹的責任。因此他遂於校課之外，兼做教書與翻譯的工作。這種三重的過度苦作，使他的康健很早的就衰頹下去。一八五五年時，他認識了周尼雪夫斯基。一八五七年，他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即在現代雜誌裏做批評的工作。這時，他仍是十分熱忱的做事。四年以後，即在一八六一年的十一月，他竟因工作過度而死，年僅二十五歲。他的批評論文共有四冊；其中如黑暗之國，一線之光，何謂阿蒲洛摩夫氣質？真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來？等篇，尤給當時青年以深刻的影響與靈感。

杜薄洛留薄夫的偉大，不在他的批評主張，而在於他的純潔堅定的偉大的人格。他是屠格

涅夫在五十年代之末所見的『現實的理想主義者』的新人的最好的代表。所有他的文字，都使人感到一種道德的觀念；他的人格強烈的與讀者的心接觸着。他批評一切的事物都先問『他

們對於勞動階級有什麼用處呢？或是『他們將怎樣幫助造成那種目光注着這條路上的人呢？』他對於職業的美學很看不起，但對於一切偉大的藝術作品却很喜歡。他並不責備普希金



Dobrolubov (1826—1861)

與歌郭里；他並不勸人以預定的目的去做詩或小說；他知道作者如果不澈底知道他所描寫的人生，如果他的目的不是從最深摯的理想中出來，他的作品一定是不會好的。所以他對於一件藝術作品，只問牠是不是正確的反映着人生。如果不是，他便不去討論牠，如果是真正的表現出人生，那末，他便做文字討論這種人生；而他的論文，乃是關於道德、政治或經濟的，藝術的作品不過供給一種事實做他討論的材料罷了。

皮莎里夫

皮莎里夫 (Pisarev) (一八四一年生，一八六八年死) 是繼杜薄洛留薄

夫而起的一個批評家。他的境遇與杜薄洛留薄夫却完全不同。他生在富家裏，他不知窮苦爲何

物。但他不久便覺悟這種生活的不對；當他在聖彼得堡大學時，不去住在他叔父的壯麗的屋裏，却去和窮苦的同學或許多人偕住；在他們的喧嘩的討論與歌聲中寫他的文章。他也和杜薄洛



Pissarev (1841—1868)

留薄夫一樣，非常刻苦用工。一八六三年時，反動方開始；他允許他同伴在祕密印刷所裏，把他一篇論反動政治的小冊子印刷出來。他因此被政府捕去，監禁了四年。在獄中，他做了許多著名的文章。出獄時，他的康健已經毀壞了。一八六八年夏天，因在海邊沐浴，溺死在海裏。皮沙里夫對於俄國青年的影響，並不下

於倍林斯基，周尼雪夫斯基及杜薄洛留薄夫諸人。他的批評主張可以略述於下。他的理想是「有思想的寫實主義者」——即屠格涅夫所寫的巴札洛甫一類人。他贊成巴札洛甫的藝術的意見，同時又主張俄國的藝術，至少要達到歌德、海涅諸人所達到的程度。如果常常談到藝術的

人，却不能產生什麼達到藝術的作品，那末，他們還不如用他們的力量去從事別的能達到的地方去罷。對於倫理的觀念他完全和虛無主義者巴札洛甫一致，除了他自己的理性以外決不屈伏於其他一切威權之前。他想目前最重要的事，就在造成那澈底的受科學教育的寫實主義者，他是能够打破一切古代的習俗與錯誤，而以一個寫實主義者堅固的常識來觀察人生，來著作的。皮莎里夫自己對於自然科學也有些供獻；在他的動植物世界的進步一書裏把達爾文主義闡發得很詳盡。

其他

美海洛夫斯基 (Mihailovsky) (一八四二年生，一九〇四年死) 是七十年代的領袖批評家。他是以哲學的思想，來做文學批評的標準的。這個時候，英國斯賓賽 (Spencer) 的思想，在俄國發生很大的影響，美海洛夫斯基從人種學的立足點上，把他的學說分析一下，顯出他的弱點，做了一部進步的原理；這部書在西歐是很著名的。他的重要論文，如個人主義，英雄與羣衆，快樂論也有同樣的價值。在他的托爾斯泰的左手與右手的幾節裏，我們也很容易看出他的主張來。但他的文學批評在當時的影響，却遠不如倍林斯基。

此外還有幾個批評家，應在此舉出他們的名字。

斯卡皮柴夫斯基 (Skabichevsky) (一八三八年生) 曾做了一部很優美很有用的近代

俄國文學史。文格洛夫 (Vengurov) 也曾做了關

於俄國近代文學的幾部著作。阿森尼夫 (Arse-

niev) (一八三七年生) 曾做了一部批評的研究

(一八八八年出版) 其中講到不大著名的詩人及

新進作家的地方是很有趣味的。歷史小說家柏烈

懷 (P. Polevoy) (一八三九年生, 一九〇三年死)

曾做了一部通俗而很有價值的俄國文學史。格里

各里夫 (A. Grigoriv) (一八二二年生, 一八六四年死) 是斯拉夫派中的著名而有天才的批

評家, 他主張『唯美』的藝術觀, 反對藝術的應用主義, 但沒有大成功。

特魯士寧 (Druzhinin) (一八二四年生, 一八六四年死) 及阿加南夫 (P. V. Annenkov)



Grigoriv (1822—1864)

(一八二二年生，一八八七年死) 二人的批評著作也很有價值，但此地不能詳述。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是俄國爲人生的藝術觀的集大成的著作；他以宗教爲藝術的骨子，以宣傳他的教旨爲藝術的目的。這似乎已與倍林斯基他們的言論有些不同。因爲他的藝術觀，我們知道的很多，且他主要的藝術論已有中文的譯本，故這裡不多說什麼。

第十二章 柴霍甫與安特列夫

自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龔察洛夫及杜恩托益夫斯基以後，俄國繼續的產生了不少的小說家與戲劇家，而其中以高爾基、柴霍甫 (Tchekhov) 及安特列夫 (Andreev) 爲最偉大。高爾基在本書第九章裏已經敘述過，本章祇說柴霍甫及安特列夫二人。他們二人都是籠罩在近代的人生的灰色霧中的。

柴霍甫

柴霍甫 (A. P. Tchekhov) (一八六〇年生，一九〇四年死) 是一個戲劇家，一個短篇小說家；他的戲曲，在俄國可算是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後的最偉大的，他的短篇小說，尤爲感動人，幾乎沒有一國不會有譯本；人稱他爲俄國的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柴霍甫生於一八六〇年，他的生地是南俄；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奴隸，後來自贖出來。他自己沒有受什麼教育，但他對於柴霍甫的教育却非常關心；起初送他到本地的一個學校；後來送他到莫斯科大學。柴霍甫在大學所研究的是醫學。爲什麼要選讀這一科的原因，他後來已經不記得，但醫學對於他却未嘗無幫助。在他許多著作裏，醫生大概都占有一個地位。他的對於人生的

觀察，也幾乎和醫生之觀察病人一樣，細密而且詳盡。他後來並不做醫生，但他在莫斯科附近一個小鎮的醫院裏做了一年事，以及後來與此相類的生活，竟使他與廣漠的人海有了很親近的接觸；無論男子婦人，無論那一種的人，無論那一種性格的人，他都很注意的觀察過。這是與他後

來的文學工作有很大的幫助的。



Tchékhov (1880—1904)

柴霍甫的文學工作，開始得很早。在一八

七九年時，他剛進大學第一年，即已用一個假名執筆為幾個週刊作短篇的滑稽小說。他的天才發展得極快。他的第一短篇小說集付印時，即已得許多人的贊許；因此鼓勵起這個少年小說家更努力的工作的興趣。他所敘述的人生問題幾乎一年年的更爲深刻，更爲複雜；他的風格，他的文字，也漸漸的達到藝術的完整之境。柴霍甫死得很早，死時僅有四十四歲，而他

的天才則已完全成熟。他的最後所作的戲曲，尤充滿了詩的美；如果他不早死，他的創作，又是要開一新頁的。

柴霍甫敘寫人類天性在我們現代文明裏的失敗，尤其是敘寫知識階級在日常生活面前的失敗與破產，其所得之成績，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這種知識階級的失敗，他用異常的力量與深刻的描寫表現出來。他的天才的特質即在於此。

我們如果以紀年的方法來讀柴霍甫的短篇小說，便可以看出他思想與人生觀的變異之痕跡。最初，我們看他初期的作品，牠們都是充滿了活潑的與青年的滑稽的。這些小說，都是極短的，有的僅有三四頁。而牠們却都能使讀者發笑到腰酸，後來，漸漸的，在同樣的笑顏之中，却無心的加入悲鬱的病魔，我們可以讀出作者的心的悲泣來。再後來，漸漸的，這種悲觀的情調，更常常的表現出來，更常更常的爲人所注意；牠已不是偶然的無心的黏附在裏面，而竟成了一種血液，幾乎每篇小說，每篇戲曲都流注到，而爲他們的惟一的生命了。

柴霍甫所寫的英雄並不是沒有聽到高尚言語，感覺到高尚理想的人，乃是聽到過這種話，

而且他們的心房，也曾爲這些話的語聲所激動過的。但平常的每日生活吸去一切這種靈感，牠們祇賸了在無希望的卑鄙中的一線偶然的生存。這種卑鄙，在柴霍甫筆下所表現的，最初是失了自信力，後來漸漸的失了一切光明的希望與幻想，然後，一步步的，毀斷了人生的每條絲絃，一切希望，一切心，一切力。

講到柴霍甫的文字，托爾斯泰曾有一句很深刻的話，他說，柴霍甫是那些最少數的作家之一，他們的小說是使人願意再讀幾次的。這是實在的。柴霍甫的任一篇小說，任一篇戲曲，都使讀者生出不易拭滅的印象；我們重讀的時候，且更生出一種新的愉快。他實是一個極偉大的藝術家。一切人出現於他小說中的，雖然是範圍十分的廣大，類別十分的複雜，而個個人却都是真實的，個個人的心理且分析到微妙而無可贊一辭。且他的個性與特性，在每篇小說都印下極深的痕跡，使讀者一看，即知作者是誰。

柴霍甫和高爾基一樣，不長於做長篇小說。他永不會做過什麼長的小說。他的著作範圍是戲曲與短篇小說。他所敘述不是人的一生，不是從生寫到入墓地，而是從生活裏取出一個短時

間，取出一小幕的人生的戲來寫。而在此極短的時間，極短的一小幕戲裏，却表現出極複雜的心理的劇情——一個相互關係的世界來。

柴霍甫曾寫了幾篇描寫農民的小說；但農民與鄉間生活並不是他最適宜的描寫對象。他的真確地域乃在『知識階級』的世界。他知道他們的一切事情。這些知識階級，很清楚的看出俄國生活的黑暗方面，但却沒有力量加入少年之羣裏去反抗專制與壓迫。他們意志的薄弱與能力的不足，在在都足以看出。即柴霍甫自己，恐亦染有此病。——這實是時代病，柴霍甫時代的知識階級的病症。柴霍甫之作品不過是這些時代病的反映而已。但雖然如此，柴霍甫却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悲觀主義者。他的笑誠然是含淚的微笑，而他同時却相信着將來的光明，將來的更好的日子。在他的戲劇依文諾夫，萬尼亞舅夫，及櫻桃園裏曾完全表現出他的這種熱忱的想望。古舊的櫻桃樹，被鐵斧丁丁的斫伐着，舊的人淒慘而至於悲泣，而新的人却喜悅着；他們相信着新的園林，新的環境，新的希望與新的幸福。

他還有許多劇本，如海鷗三姊妹等，都是很偉大的作品，無論在舞臺上表演出來，或拿在手

裏讀，都是能同樣的感動人的。

柴霍甫的影響，不僅在俄國，且在全世界。他使短篇小說重要，他是文學形式的一個改革者。在俄國已有一大羣模倣他的人；但是他們有和他同樣的豐富的詩意，同樣的可愛的描述，同樣的在淚中微笑的美麼？——這些特質是與柴霍甫的人格不能分離的。

無論在那里，他的作品讀者總是非常多。在英國，他的短篇小說和戲劇，差不多都已陸續譯出；在德國，在意大利，熱烈歡迎他的人尤多。

安特列夫

安特列夫 (Leonid Andreev) (一八七一年生，一九一九年死) 少時極為貧苦。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衣食常常不足。大學畢業後，專心於繪畫，想做一個著名的畫師；但結果却是失敗。後來又改做律師，也以性質之不相宜，不能有什麼成功。直到一八九七年的時候，他才捨棄別的企圖，開始寫他的文學作品。他的第一篇製作，名白拉格摩與格蘭斯加 (Bragmot and Garaska)，發表後，立刻得高爾基熱烈的稱許。這時的高爾基正是最受一般人崇拜的時候，所以他的這個稱許，却給安特列夫以極大的幫忙，使他的名字立即播於廣大的讀者社會裏。

自此以後，安特列夫才從灰色的水裏走到光明的岸上來。過了不久，他又做了第二篇小說，在生命雜誌上發表；當時的著名批評家美列茲加夫斯基立刻跑到這個雜誌的編輯者處，問這篇東西到底是柴霍甫或是高爾基做的。

安特列夫自己說，他是很受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對於尼采（Nietzsche）的著作，他也很熱心；尼采的柴拉曹斯特拉如此說，他曾把牠譯爲俄文。他對於阿倫坡（Allan Poe）也很注意。而爲他最大的教師的乃是聖經。

他的名字，很快的便喧傳於國際間。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爲俄國少年文壇的中心的，已不是革命作家高爾基而是這新起的帶着灰色的失望之心的安特列夫。同時，他的灰色的作品也熱烈的爲英國、德國、法國等讀者社會所歡迎。

安特列夫所寫的一個英雄，曾在一個地方說道：『我經過許多城市，許多土地，沒有地方會看見過一個自由人。我所見的祇是奴隸。我會見過他們住的籠子，會見過他們生在上面，死在上面的床；會看見他們的憎與愛，他們的罪惡與善行……而我所見的，總之都是蓋着愚呆與瘋狂』

的印子的……在一片美麗之地的花羣中，聳立着一所瘋人院。」

這些話可以當做安特列夫許多著作的標語。安特列夫質問着我們人生的根本問題；而所得到的，或所看到的答案，總隱隱的寫着「瘋狂與恐怖」幾個字。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動作，那一件是有價值的？安特列夫尋問的結果，使他自己悽然的低泣了。高爾基的強烈的生的呼聲已不見，柴霍甫的含淚的微笑也泯跡了，所存的祇是無望的低泣聲。雖然於失望的低泣的灰燼中，未嘗沒有一星的希望的火焰，然而這種微弱的火星，是決不能蔓延而成熊熊的火炬的。

安特列夫自己說：「幾千的生命現在我們靈魂裏……每個生命說牠自己的話。」實在的，我們看着他的作品，正如聽着每個生命在訴說。

他的紅笑，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及比利時的悲哀都是敘寫戰爭的罪惡的。他經過日俄戰爭，經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歐洲大戰；他的靈魂裏便現着幾千萬戰場的壯者，居家的婦女，與戰爭時代的一般受害的人；他們各在他的作品裏向人類訴說着。

戰爭是最可怕最痛苦的人類行動。幾千萬的壯年，離了和平美麗的家庭，被迫去戰爭，去殺

和他同樣的人。他們肉體上的苦，如受餓，中傷及死亡，還是次一等的痛苦；最可怕的却是他們精神上的悲苦。許多人因此自殺，許多人因此發瘋。我們祇要一讀紅笑，牠的主人翁所受的何等悲慘的痛苦呀！



Andreiev (1871—1919)

在家庭的婦孺與其他的人，所受的戰爭的苦，也不下於在戰場上的人——也許比在戰場上的人還甚些。他們的流離遷徙，他們的思念征人，他們的恐怖幻想，一切心靈上的苦楚，都比之肉體上受苦者難忍受至幾倍以上。我們看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小說）和比利時的悲哀（戲曲），看他

們所訴說的是怎樣的苦呀！

他的到星中和人的一生活兩篇劇本，都是叩問人生的意義的；而叩問的結果却是失望與悲

哀。到星中對於人生的意義，根本否認；就宇宙中講，每一秒中有一星球要毀滅，人生又算得什麼呢？人的一生對於人生的意義，根本悲觀；人生是一支蠟燭，生時蠟燭便亮着，膏油用盡後，蠟燭便熄滅了。從無物到無物的一條過路，中間經過一個光亮的舞台罷了，戀愛是空幻的，事業是空幻的，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藍沙勒司一篇是敘述人對於「死」的恐怖，七個絞死者一篇是敘述各個生命對於在「死」之前的態度。他們各訴說出他們의 思想和對於人生的情感。

海洋（小說）愛那西姆（劇本）及其最後的著作魔鬼的日記，則都是叩問人類本性的善惡的。

其他如牆，如思想，如黑面具，如深淵，如霧中之類，也都是近代人的憂悶與生活的。

他的作品如一面無限大的具有魔力的鏡，把一切人類——不僅是俄國人——的心底的糾紛與煩悶，和他們的生活的暗澹與苦痛都清晰的反映出來；又如一具無限大的留聲機，什麼人的訴說，牠都能明白正確的複述出來，即他們的聲音和語調，也絲毫沒有變異。他的描寫的藝術誠然是驚人的偉大和精妙。

他雖然自己說是受托爾斯泰諸人的影響；而他的思想和著作的情調却完全是新的，是創造的。他的後來的許多作品大概都是象徵主義的產兒，而同時却沒有失了俄國的寫實主義的精神。他的『心理解剖』極爲精密，而又是新的，創造的，不蹈入杜思托益夫斯基的範圍的。

他的悲觀和失望，使他的作品帶了極濃厚的灰色，同時卻又蘊蓄着博大的人道精神。

他是從慘酷的人生悲劇裏見到人道之光的，是從反對消極一方面寫出人道之聲的，所以見得最爲真切，寫得最爲沈痛，且能感人深遠。

第十三章 迦爾洵與其他

近代的俄國文學，可算是已達燦爛光華之巔，作家之衆多，與他們成績之偉大，差不多沒有

那一國可以與之比肩的。高爾基，柴霍甫與安

特列夫在上面已經提起，現在且略舉二十幾

個與他們同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家，在下面作

一簡括的敘述。如果要詳細的講他們，恐怕即

以本書全部的篇幅也不能容載得下。

迦爾洵

迦爾洵 (V. I. Garshin)

(一八五五年生，一八八八年死) 的生地在俄

國的南部。少的時候即有狂疾。他的文學著作



Garshin (1855—1888)

是因戰爭而始着筆的。當一八七六年的時候，俄國和土耳其開戰。他天天看見報紙上載着死傷的人數，心裏非常悲悼，便投身到軍隊裏去，想分受他們的痛苦。他的懦夫一篇即描寫他當時的

心理的。他在戰場中傷了腿部，因此回家。他的神經益失常度。他的四天即他這時回想礮火中的恐怖而寫的。這是一篇極偉大的非戰的小說；安特列夫的著名的紅笑，顯然是受他的感化而作的。



Korolenko (1853—1920)

他的目兵伊文諾夫日記也是描寫戰爭的。他的可怕的一八七八年，他因為有一個友人受死刑，自己不能營救，狂病因之大發，住在狂人院中很久。一八八七年，他乘着護人的不備，從樓上跳下，受了重傷，第二年，死在醫院，年僅三十三歲。紅花是他最後的著作，描寫狂人心理極真切，可以供心理學家的研究，文字上也具有驚恐的美。他的作品不多，祇有二十多篇短篇小說，但他的偉大卻並不在作品的多少。

科洛林科

科洛林科 (Korolenko) (一八五三年生，一九二〇年死) 的生年略前於

迦爾洵，他的生地在西俄。一八七二年，他在莫斯科的農業學校裏讀書，因為參預學生運動，被學

校斥退。後來，他又以「政治犯」被捕，被流放於西比利亞。至一八八六年，他才被救回來。西比利亞使他的文學天才孕蓄至於成熟；他的馬加爾的夢發表後，立刻引起許多人的稱許，立刻被承認爲屠格涅夫的一個真的後繼者。他的這篇文章，在描寫上，在結構上，在在都表現出完善的藝術的美來。此後，繼續發表的林語，惡伴侶，森林，音樂師也都是偉大而且精美的作品。

波塔賓加

波塔賓加 (Pota Penko) (一八五六年生) 是科洛林科的同鄉。科洛林科的作品很少，波塔賓加則是一個文藝園裏的多產者。他最初入一個宗教大學，想做一個教士後，又改進普通大學。最後，又厭棄大學的教育，而進一個音樂學校。他所作的文學，都帶些滑稽的語調。當時的人會稱許他，以爲他必能嗣歌郭里之風，復振小俄的談諧而帶悲感的文學，但他因天才所資，終不能副他們的願望。他的神聖的藝術，將軍之女，君的書記及實際的職務等數篇，在他的許多作品裏算是最好的。

波波里金

波波里金 (Boborykin) (一八三六年生，一九二一年死) 是描寫三十年來的俄國知識階級生活的小說家。他的藝術常是精粹的；他的觀察常是正確的。他的小說常可以

當做某時代的俄國知識階級的思潮的真切而好的圖畫。在俄國思想史上，他們是極有價值的。他的作品最著的有經紀人，山頂等。



Boborykin (1836—1921)

奧特爾

奧特爾 (Ortel) (1

一八五五年生，一九〇八年死) 生在俄國草原的邊境，後來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因為參預於學生運動，被學校斥退。他動手做文學作品時，所做的是短篇雜記；後來集為兩冊，名一個草原人的雜記，體裁與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相同。他的小說與屠格涅夫的影響。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兩對 (Two Couples) 描寫兩對戀愛者的事，顯然受有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變動的護衛 (Changing Guard)。

美列茲加夫斯基

美列茲加夫斯基 (Dmitriy Merezhkovsky) (一八六六年

生)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他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我們離開他的詩不說，祇看他的小說及批評論文，便知美列茲加夫斯基對於俄國前代作家和批評家所執持的爲社會的更高理想，爲人



Merezhkovsky (1866)

類的更好生活而著作的主張，已漸漸的生了疑問，最後，且至明白的攻擊他們了。美列茲加夫斯基是擁護個人的權利的，是信奉尼采之說的。同時，他對於『美』對於『美的崇拜』且益益的熱心起來。

美列茲加夫斯基的主要著作，說起來很有趣味。他開始做了一部三連的小說，想表現古代異教思想與基督教思想的衝突：一方面

是希臘的愛戀與詩的宇宙觀，肉的健康的生活的崇拜；一方面是崇靈屈肉的基督教義，反對詩與藝術與快樂與自然與康健的生活。這三連小說的第一部名背教者求連 (Julian the Apos-

tate)。第二部名文西(Leonardo de Vinci)，他們都是仔細研究古代希臘與文藝復興的生活的結果，雖然未免有些缺乏真摯之情的地方，而美的真切的地方却極多，而他的根本思想充足以使讀者生深刻的印象。



Hippius (1867)

美列茲加夫斯基的古代『自然主義』的讚美，可惜不能堅持到底。當他的三連小說的第三部，彼得與阿里克賽斯還未下手寫時，近代的象徵主義與神祕主義已開始侵襲到他作品的內部了。

美列茲加夫斯基的批評論文，好的極多，尤其著名的是托爾斯泰與杜思托益夫斯基一書。

系比絲

系比絲 (Zinaida Nicolayevna

Hippius) (一八六七年生) 是美列茲加夫斯基的夫人，也是他有力的助手。系比絲是她未嫁時的名字。九十年代時，她才開始做文學著作。她的作品，重要的有綠圈(劇本)新人民(小說)及惡

魔的傀儡等。

「系比絲與巴爾芒 (Balmont) 相同，都是新起的頹廢派作家。她愛美，愛一切憂悒的空幻的事物。她說：『我是我的奇異而神祕的詞句的奴隸。』」



Balmont (1867)

一九〇三年，她主持文學哲學的月刊新路，介紹法國英國的唯美派文學，宣傳西歐的文藝思想，在當時很有影響。惜這個雜誌壽命不長，第二年便夭亡了。

巴爾芒

巴爾芒 (K. D.)

的時候，也是一個近代的頹廢派；到了後來，他的作風又漸漸的改了，成爲俄國近代的最偉大的詩人，抒情詩之王。他的詩集有四冊，讓我們像太陽，火燒着的房屋，在北方天空之下及只有愛。

他也曾作短篇及小說兒歌；又通各國語言，曾譯雪萊 (Shelley) 全集及惠特曼草葉集之大

部分，易卜生的幾種劇本，以及印度的傳說，波蘭詩人斯洛圭奇的詩等。他也會做政治詩，但做得不大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後，他便出國，住在巴黎等處。

梭洛古勃

梭洛古勃 (F. Sologub) (一八六二年生) 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小說



Sologub (1863)

家。他是崇拜「美」的，而他的偉大，却在一切同時同派的作家以上。他是一個夢想者，而他的夢却較實際生活為更壞。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他的悲觀較一切人為更澈底。他幻想，他幻想「無生」之樂；同時，他詛咒，甚且詛咒及做着更好的生的夢者。對於一切事，他憤慨，他嘆息，而他的憤慨與嘆息是絕望的。

他的重要作品很多，以小鬼創造的故事，比毒藥更甜美等為最著。他的短篇小說和抒情詩也是極秀美而帶着隱微的悲哀的。

卜留沙夫

卜留沙夫 (V. Bryusov) (一八七三年生) 是詩人，小說家與批評家。

十九年代時，他以極端的頹廢派的詩著名。不久，他的熱情冷了，他的作風又一變。他從一個熱烈的頹廢者變成一個無熱情的觀察者；他變成石了。大概他的後期的作品都是把近代人的感情，捉進古典的純潔與古典的完美的文句中的。他是第一個人，把近代城市的生活用詩的敘述寫



Bryusov (1873)



Kuprin (1870)

在紙上。他的詩集共有七冊。

科布林

科布林

(Kuprin) (1870年生)

他在許多近代的作家中，對於人生

最肯定的一個人。他滿蓄着希望，滿蓄着樂觀。他最初在陸軍裏服役，退職後，專致力於文學，以短篇小說作家著名。

他的短篇小說，最著名的有馬盜，泥沼，生命之河，賀筵皇帝之公園等。賀筵與皇帝之公園都是空想的作品；馬盜則帶強烈的寫實色彩。生命之河與泥沼則於寫實主義裏含着新理想主義。

他也曾做一部長篇小說，名決鬪，是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作的，敘一個在前敵的軍官的生活極爲活潑動人。

他是相信將來的，相信「烏托邦」之能實現的。他讚美人生，祝福人生。在賀筵裏，他曾幻想人類在二九〇六年時，開一個盛大的宴會，有一個起立說道：『我們祝此永久少壯，圓滿，美好的人生，祝這世上獨一的「神的人類」讚美人生的一切歡樂！』這些話，正是他所要向讀者說的。

蒲寧

蒲寧 (I. Bunin) (一八七〇年生) 的家庭是衰落的古貴族。他擅長於短篇小

說，詩及雜記。他的詩多描寫自然景物，他的小說多描寫舊日的繁華與現代的寂寞與悲苦。這是因他環境的關係。他又曾到東方遊歷過，經埃及，土耳其，小亞細亞各地；他的詩集太陽之宮即係

抒唱他的倦懷古代的情緒的。他也做敘寫農民生活的小說；但他的這種小說的情調和其他作家完全不同。他不是一個受過農民身受之苦的人，也不是一個為農民呼籲的作家；只不過是一個遊歷者，觀察者；他所寫的只不過把遊歷所見的及觀察的印象寫下來而已。他又是一個著名的英國文學研究者，曾譯了不少的擺倫，丁尼孫（Tennyson）及



Bunin (1870)

郎佛羅（Longfellow）的詩。

阿志巴綏夫 美列茲加夫斯

基反抗瀰漫俄國的人道主義與無抵抗主義，而主張個人權利的神聖，同時即有許多入與他作呼應；這種呼應之聲，是時代的自然呼聲，是那青年對於革命失望後的一種反響，並不是一二人所造成的。而在許多個人主義的作家中，阿志巴綏夫（Al. Artzybashev）（1

八七八年生)與路卜洵(Ropskin)二人尤趨於極端。

阿志巴綏夫生於南俄，最初進一個繪畫學校，生活極苦，以畫漫畫和做小說論文為維持。後來到聖彼得堡，因做了幾篇小說，得為一個雜誌社的編輯之一。至一九〇四年時，他的名譽漸漸高起來。一九四五年革命爆發時，他正在做他的無政府個人主義的革命小說，如朝影和血痕二篇即其中最好的。因此得禍，被政府捕去，判決死刑，後來又被他們釋放出來。不久他的主要著作沙寧(Sarin)出版。這部書是代表當時一部分青年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趨向，同時並可代表阿志巴綏夫的思想。他所受的影響，非尼采而為史譚納(Max Stirner)。

路卜洵

路卜洵(V. Ropskin) (一八八〇年生)與阿志巴綏夫同為極端的個人主

義者。他的原名是薩文加夫(B. Savinkov)。他的生活是暗殺的生活。他是社會革命黨的一個

重要黨員，著名的恐怖黨。最後，又脫離了社會革命黨，住在英國很久。他的殺人，幾乎如獵人之槍殺野兔；他雖為社會黨的暗殺執行者，而他對於社會主義却已根本懷疑。他的小說灰色馬和烏有的故事敘寫他這種心理極為詳細。他的文學天才很好；他的著作除了內容以外，在藝術上也

是極有價值的。

賽格耶夫·泰斯基

賽格耶夫·泰斯基 (O. G. Sergeev-Tzensky) (一八

七六年生) 的作品，可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的作品，是對於人生厭惡的，他以爲人生是殘酷的，是無意味的；第二時期的作品則已於生的黑暗中看

出一線光明來，對於將來的希望也在他胸中躍動。他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巴巴耶夫 (Babayev)，田野的

悲哀，運動及不正的海崙那 (The Oblique Helena) 等。



Remizov (1877)

契利加夫

契利加夫 (E. Chirikov) (一八

六四年生) 的著作以平易古樸動人，他在平淡的事中，含有深的思想，具俄國作家特有的『含

淚的微笑』之作風。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學生來了，外國人，猶太人，泰却諾夫的一生 (Tarcha-

nov's Life) 及在歐洲大戰時所作的雜記戰爭的反響等。

萊美沙夫

萊美沙夫 (Alexey Remizov) (一八七七年生) 是莫斯科商人的兒子。

初入文學界時，受了許多次的失敗，但他並不因此灰心，直至一九一〇年教中的姊妹一篇發表後，才有人漸漸的認識他。他又做了許多兒童故事。後來集爲兩冊出版。此外尚有第五次災禍及短篇小說集等。他的作風，有些像梭洛古勃，對於人生是悲觀的，但他對宗教還有些信仰，這是與梭洛古勃之以『死』爲美的思想不同之處。

茅賽爾

茅塞爾 (V. V. Mujzel) (一八八〇年生) 生在南俄一個小村裏，他的生活是極平淡的生活，而他的作品却於平淡之中帶着濃厚的陰鬱之氣色。他重要的著作有一個農人的死，一個農婦的生活，一年，在生命的邊境及罪等。

猶克威慈

猶克威慈 (Samyon Yushkevitch) (一八六八年生) 是新寫實主義的小說家與戲劇家；他的戲劇，如俄與城中在俄國劇場上都很有名。他的作品多描寫猶太人的生活。猶太人一書，使他得很大的聲譽。此外還有伊太亨利納，街上，我們的姊妹等也都是描寫猶太人的生活的。

格奢夫 · 亞倫勃斯基

格奢夫 · 亞倫勃斯基 (S. I. Gusev-Orenburgsky)

(一八六七年生)與猶克威慈同爲新寫實派的重要作家。他早年做過許多時候的鄉間牧師的朋友，所以他所描寫的都是鄉間牧師的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祖國、草場之外及黑暗等。

謝志夫

謝志夫(Boris Zaitzev)(一八八一年生)是一個靜穆而柔弱的作家；他的作品如一個靜默的禱告，如漸漸消失於遠處的微聲；在一切俄國作家中，他的呼聲算是最低微的。他的作品於寫實之中常飄蕩着抒情的調子。他的成績有遠地及短篇小說集七冊。他又曾譯過法國佛羅貝(Flaubert)的幾種小說。

佛林斯基

佛林斯基(A. Volensky)(一八六三年生)是一個著名的哲學家，與批評家；在九十年代新舊批評家熱烈的戰爭時，他曾立在最強烈的火線上。他反對以文學爲討論社會與政治問題。他以爲藝術家的目的是在尋求人生的玄學的根柢。他的哲學是純粹的理想。他的作品有爲理想主義而戰(論文集)及杜思托益夫斯基等。

布洛克

布洛克(A. Blok)(一八八〇年生)是現代俄國的一個重要詩人。他著

了許多抒情詩集，也著了許多劇本。他的詩讚美的人極多。有一個批評家說，布洛克的耳，特別敏銳，他能聽見綠草的生長，他能聽見「安琪兒」在以太中鼓翼；同時且能聽到毒龍在海底翻身。布



Block (1880—1921)

洛克主要的著作有美人之歌（詩集）俄羅斯之詩（詩集）等。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他曾作過一首長詩十二個，極博得讀者的同情。

伊文諾夫

伊文諾夫(V. Ivanov)

（一八六六年生）的詩名，較布洛克為前輩。他的學問非常廣博，對於歷史，神話學，文學以及古代希臘及羅馬都有澈底的研究。他把這種

廣漠的知識，傾注到他優美的詩篇裏。有人稱他為一個「蒼老的術士而帶有嬰兒的靈魂的」。他對於美列茲加夫斯基非常讚仰。他的抒情詩，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已集為一個詩集。

皮萊

皮萊 (Andrey Byely) (一八八〇年生) 是詩人，小說家與批評家，近代象徵主義的重要的宣傳者。他的原名是蒲格耶夫 (N. B. Bugayev)。他不僅從理智方面求人生的意義，且進而在熱情、快樂及痛苦中搜求，他是想把宇宙的神祕之幕拉開了的。他的



Ivanov (1863)

詩非常秀麗，即巴爾芒與皮留沙夫亦難有他那樣優美的詩的表白。同時，他又常在熱忱的高潮之上的。在大部分的近代俄國作家中，他的個性最重；他所寫的，差不多沒有人可以模倣。讀者也往往不解他的意義；他常勸他們忍耐的把他的書多讀過幾遍。雖然因此之故，有一部讀者不大喜歡他，而在實際上，則即最嚴刻的作家，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活躍的天才與特別豐富的情緒。

他的主要作品有銀鴿 (小說) 彼得堡 (小說) 象徵主義及詩集等。

在以上簡略的敘述裏，最重要的近代俄國作家，大概都已包括在內。至於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新起的作家，則在下章述之。



此種畫像即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之肖像也。此種肖像在波蘭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此種肖像在波蘭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

此種畫像即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之肖像也。此種肖像在波蘭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此種肖像在波蘭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

第十四章 勞農俄國的新作家

「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權的最後一天。」俄羅斯勞農革命已經澈底的推翻這個「昨天」。我們在那「大欺罔時代」尙且看見藝術裏放些光明，——俄國大文學家誠摯隱痛的心靈之巨燭。難怪到了那世界史中幹天旋地的一天。——一九一七年十月，——「勞動貧民的作家」高爾基要大聲疾呼的說出這句隱痛久忍後的快心話來。他接着說道：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報復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平民久忍之後的爆發力毀滅了那腐敗的生活，而這種生活再也不能恢復他的舊形式了。一切舊東西都已殺盡了麼？還沒有那末，明天總是要殺盡的。」高爾基之昨天和今天，一九一九年。

一切舊的都已經過去，樣樣發露新的氣象。文學藝術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時候難免要經受着那「可怕的」日子；自從柴霍甫以後，自從一九〇五年的高爾基以後，俄國文學的纖妙空靈，如象徵派等類的作家，固然還有然而他的「偉大」似乎已經損失了，——

也許就祇科洛林科的『廣愛』足以略比前輩而已；新的文學，在戰時戰後枉然力竭聲嘶的呼號『改革』，其實往往祇拘泥於形式方面。雖然，新的精神實在已經隱隱潛伏，乘着咆哮怒湧的社會生活的瀑流而俱進；——我們可以看見那時的怪僻的『填補字典』的詩人，那時的極端個性主義的『未來主義』（Futurism），後來竟能助成新寫實派的縝密、潑活、親切的文體，助成歌頌、創造的社會的超人。

俄國勞農時代的作家之中，足以繼那光榮的俄國文學，開這光榮的俄國時代——且將創造非俄國的，而為世界的新『偉大』的，有如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如謝美諾夫（S. A. Semenov），如勞工派（Proletarian Writers）。

馬霞夸夫斯基

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後五年中未來主義的健將，許多詩人之中祇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為生活，呼吸革命，寢饋革命——然而他的作品並不充滿着革命的口頭禪。他在二十世紀初期已經露頭角於俄國詩壇，革命以後，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大才。未來主義創造新的韻格，破毀一切舊時的格律，製作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運用活的

言語——然而這不是馬霞夸夫斯基所獨有的，如珀斯台爾納克 (Podernak) 於此亦有很大的功績。這僅是文學之技術的方面。馬霞夸夫斯基的才却在於他的神機——他有簇新的人生觀。『蔑視物質是不足以自豪的。祇因自己沒有理智的能力，沒有駕御物質的能力，那才故意閉着眼睛從「心靈」上想出一個「超人」來，自己騙騙自己。然而「人」——有幾萬年的進化，幾千年的『集合創造，以致於現代的文明，——而已決不能純粹爲物質所支配；正唯能知此物質（自然界及社會的現象），方能支配此物質，正唯能集合而生創造力，方能使個性得其相當的充分的發展。』馬霞夸夫斯基是超人，——是集合主義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個性主義的超人。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積極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極的定命主義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詩多而散文絕少。最足以表顯這種人生觀的如國際（又題作第四國際，最初見一九二二年九月俄國真實報——“Pravda”）如詩集人（一九二〇年）詩集人之中有歸天返地一篇，歌頌自由的「人」俯視一切，嘲笑一切。他的詩才，真足以在俄國革命後的文學史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

謝美諾夫

謝美諾夫在文學界中還是很新進的後輩。他的集合派的寫實主義純粹

是十月革命的產兒。近時最有名的雜誌如赤新 (Krasnaya Novj) 如我們的時代 (Nashy Dni) 等，常常有這派文學非常之好的作品。謝美諾夫所由而得名的一部小說就是俄描寫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俄國的苦况——託名一十八九歲的小女郎所做的日記，寫得非常之縝密活潑，文學上也是用極簡單明白的俗語，真真讀之聞如其聲——比之於未來派或勞工派用字之僻奧杜撰大不相同——所以非常之通俗；然而文句宛如口語而又謹飭短峭，充滿了『平淡中的真藝術』之神味。（他這部小說已經譯成德文。）他同派的人已經很多，其中還一著名的作家，斯德樸諾衣 (Stepnoj)，曾著一小說家，亦有同樣的好處。此種集合派的寫實主義，不但『寫實』而已，不但善於描寫羣衆而已，他們的作品裏客觀的能表示人類共同勞作的樂生主義，有『藝術即人生人生即藝術』的精神：

「我們走到街上。天氣很晴朗，太陽旺旺的。工人和紅軍打着旗幟走，唱着國際歌。似乎因為他們唱着天都格外清朗些，太陽也更溫暖些。他們的面色這樣的愉快強壯，連我父親都挺起他那乾癟的胸膛。他沿着路旁的行人道走，鼻子裏也哼起國際歌來了。忽然我覺着，

我自己也在唱着呢。好像我們這些人裏面，誰也不會挨餓。

「吃完了飯之後，（譯者註：平時都領很少的麵包，餓得不了；到這一天五一節，他們父女二人方到公共食堂吃飯的。）父親很親愛的問我道：

「——唔，怎麼樣——飽了？」

「——啊，爸爸，飽極了。」

「他的眼睛微笑着，還儘着哼哼的唱國際歌呢……」（餓五月一日的日記）

勞工派

「詩人是預言家，」這句老話確實不錯的。歐戰以前的詩文界裏，早已覺着文

學的舊形式舊內容不適宜了。那時安德婁·皮萊 (Andrey Byely) 就說是「文字之窮」(Crisis of word)——文字已不够表顯現代生活的內容。實在說起來，不是「文字之窮」，不是詩的內容窮乏；詩的內容本是無窮無盡，取之不竭的；要看得出這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窮，必須重新變革他的形式——不但形式——還要變更他的內容，他的重心。譬如形式方面，未來派也會非常注意，然而他對於內容上的有價值的供獻，仍舊很少。再則，向來文學的對象，往往為兩性

問題及戀愛問題占據大半，何以幾百萬人，幾百萬勞工農民的生活意義——「勞動」竟沒有絲毫詩意？「明月，迴廊才女，情郎」——濫調的濫調！這是因為與「勞動」接近的人，向來受「文明社會」之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壓迫愚弄，所以不期然而然離着文學的創造和享受很遠很遠。等到革命後，勞工派的文學方得開始發展。皮萊曾經對一勞工派詩人，波列塔葉夫 (N. Poletaev) 說道：

——「你的詩，嘉晴 (Kazin) 格臘西莫夫 (Gerasimov) 亞歷山大洛夫斯基 (Alexandrovsky) 的詩裏，確有些新意義。一切都是新的，韻律格調……」

勞工派的文學尚在幼稚時代，——詩多，而散文小說還沒有巨大的著作；雖然如此。

「我們總是要得勝的；我們這裏——

各地的無產階級。——精力已躍躍欲試；

幾世紀來的潛伏力已經沸動，

火燄熠熠的飛湧，像火山似的。」格臘西莫夫

勞工派的機關雜誌是鐵爐(Kuznitsa)譯音庫茲尼錯。他們的發展爲時不久。除上述幾人外還有薩篤費葉夫(Tilia Sadofev)迦斯鐵夫(Gaste)等。勞工派詩文的成就，還不能算遠。譬如他們於形式上，間或採用『自由詩』的體裁，也有仍用普希金式的『律詩』的，也有簡直無韻的，他們的散文小說祇有短篇，非常謹飭嚴緊，然而也往往因篇幅過短內容太複而顯得晦澀。然而他們的動機，文調和內容，確與俄國的文壇以極大的希望。他們每每可以一個字也不談到『工作』『勞動』，而其韻腳聲調之間，都有強固健全的『勞動詩意』在內。

『文字之窮』已經過去，文字復活了，而『勞動文化』的清晨亦已來了。

除上述三派以外，派別還非常之多，（關於詩的，可以參看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七號耿濟之君譯的布利烏莎夫之俄國詩壇之昨今和明日。）此外則革命的文學評論家郭岡(Kogan)和歌謠家狄美央倍德納衣(Demijan Bednyj)在現時亦負有盛名，然而他們在俄皇時代之革命的報章雜誌裏，早已占有特殊的殊位置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

俄國文學年表

一一一三年 『基輔史記』(The Chronicle of Nestor) 編成。

一六九二年 俄羅斯的第一齣戲曲在莫斯科附近排演。

一七〇三年 俄羅斯的第一新聞紙『俄羅斯新聞』出現。

一七二五年 彼得大帝死。

一七四四年 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 成立。

一七五〇年 甘底麥 (Kantemir) 死。

一七五〇年 泰狄契夫 (Tatishchev) 死。

一七五五年 莫斯科大學成立。

一七六二年 加德隣二世卽位。

一七六五年 羅門諾索夫 (Lomonosov) 死。

一七九〇年 拉特契夫(Radishchev)的『莫斯科紀行』出版。

一七九六年 加德隣二世死。

一八〇〇年 『依鄂太子遠征記』出版。

一八〇二年 助加夫斯基譯格雷的『墓地』之詩

拉特契夫死。

一八〇六年 克魯洛夫的第一篇寓言出版。

一八一六年 陶澤文死。

卞倫辛的『俄羅斯史』出版。

一八一九年 聖彼得堡大學成立。

一八二〇年 普希金的『路絲蘭與陸夫婁』出版。

一八二三年 格利薄哀杜夫的『聰明誤』出現。

普希金的『亞尼徵』(Eugene Onegin)第一卷出版。

一八二五年 『十二月黨』起事失敗。

一八二六年 李列夫絞死。

卜倫辛死。

一八二七年 普希金的『乞丐』出版。

一八二九年 格利薄哀杜夫死。

普希金的『波爾塔哇』“Poltava”出版。

一八三一年 普希金的『蒲里史格德諾夫』“Boris Godunov”出版。

『亞尼徵』全部告成。

一八三二年 歌郭里的『狄甘加農場之夜』出版。

一八三四年 歌郭里的『麥格羅維特』出版。

一八三五年 歌郭里的喜劇『巡按』第一次排演。

一八三六年 察達夫 Chaadaev 的尺牘出版。

一八三七年 普希金死。

一八四一年 李門托夫死。

一八四二年 加爾沙夫 (Koltsov) 死。

一八四三年 歌郭里的『死靈』出版。

一八四四年 克魯洛夫死。

一八四七年 歌郭里的尺牘出版。

一八六五年 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出版。

一八六五年 倍林斯基死。

一八四九年 彼得拉夫斯基 Petrashevsky 黨人被捕。杜思退益夫斯基被放於西比利亞。

一八五六—一七年 莎爾條加夫 Saltykov 的『吏治雜記』(Government Sketches) 出版。

一八五九年 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出版。

一八五九年 龔察洛夫的『阿蒲洛摩夫』"Obломov" 出版。

一八六〇年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出版。

一八六一年 『農奴解放』令下。

一八六二年 丕塞姆斯基的『洄險的海』出版。

一八六三年 周尼雪夫斯基的『怎樣做呢？』出版。

一八六五年 李斯加夫的『無路可出』出版。

一八六五——一八七二年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出現。

一八六六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出版。

一八六八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白癡』出版。

一八七五年 阿里克塞托爾斯泰死。

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 托爾斯泰的『安娜克利尼娜』出版。

一八七七年 尼克拉沙夫死。

一八八一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死。

一八八三年 屠格涅夫死。

一八八六年 阿史特洛夫斯基死。

一八八七年 那特生死。

一八八九年 莎爾條加夫死。

一八九九年 托爾斯泰的『復活』出版。

一九〇〇年 梭羅委夫 (Soloviev) 死。

柴霍甫的『海鷗』出現於劇場。

一九〇四年 柴霍甫的『櫻桃園』第一次排演。

柴霍甫死。

一九一〇年 托爾斯泰死。

一九一七年 蘇俄勞農政府成立。

一九一九年 安特列夫死。

一九二〇年 科洛林科死。

一九二〇年 * 科洛林科 * 遺著 * 遺立 * * * * *

上表從 M. Barine 的俄羅斯文學要略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裏錄下來，中間略有增益之處。

一九〇四年 契爾尼雪夫斯基著《未來主義》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一九〇〇年 普希金著《致西伯利亞囚徒書》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俄國文學的研究，半世紀來，在世界各處才開始努力。他們之研究俄國文學，正如新闢一扇向海之窗，由那窗裏，可以看出向來沒有夢見的美麗的朝暉，蔚藍的海天，壯闊澎湃的波濤，於是不期然而然的大衆都擁擠到這個窗口，來看這第一次發現的奇景。美國與日本也都次第的加入這個羣衆之中，祇有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因素來與外界很隔膜之故，在最近的三四年間才得到這個發現的消息，才很激動的也加入去讚賞這個風光。但因加入得太晚之故，這個美景却未能使我們一般人都得去觀覽。現在我在此且介紹幾本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書，聊且當做這美景的一種模糊的影片。至於要完全領略那海上的晨曦暮靄與風濤變幻的奇觀，則非躬親跑到海邊去不可，決不是這幾十本的書所能幫助他的。

在這幾十本書裏，最大多數是用英文寫的。德文與法文的，因我不懂，不能舉出。日文的書籍也祇舉數種。

第一類 一般的研究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一) 俄國文學要略

巴林著

M. Baring—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是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之一，敘述很簡明；初次研究俄國文學的人，這本書是必須看的。他的出版公司是倫敦的倫敦與諾威契印刷公司 (The London and Norwich Press)。

(二) 俄國文學論

巴林著

M. Baring—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研究俄國十九世紀的幾個重要作家，如歌郭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柴霍甫等數人。第一二章論俄國人的特性及俄國的寫實主義，尤足以使我們讀之明白俄國文學的特質所在。他的出版公司是倫敦的麥辛公司 (Methuen and Co., Ltd.) 第一版出現於一九一〇年三月。

(三) 俄國的人民

巴林著

M. Baring—Russian People

此書雖非專論俄國文學，但對於研究俄國文學者却很有用處。出版處也是麥辛公司。(?)

(四) 俄羅斯印像記

勃蘭特著

G. Brandes—Impressions of Russia

勃蘭特是丹麥現代最大的批評家。此書前半泛論俄國的一般情形，後半專論俄國的文學。他的評論深入而允當，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原書出版於一八八八年。英譯本出版於一八八九年。英譯本的出版公司是倫敦的史各得書局 (Walter Scott)。

(五) 俄國文學史

白魯克納著

A. Bruckner—A Library History of Russia

此書為倫敦奧文公司 (T. Fisher Darwin) 所出的文學史叢書之一。原著者白魯克納是柏林大學的斯拉夫文學教授。英譯本出版於一九〇八年。全書共分十九章，自古代一直敍到安得列夫諸作家，是一部很詳細的很好的俄國文學史。

(六) 俄羅斯

芬寧編

C. E. Fanning—Russia

此書出版於一九一八年，係搜集當時各雜誌中論俄國的政治、宗教及文學等論文而編成者。有幾篇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他的出版處是紐約的韋爾遜公司 (The H. W. Wilson Co.)

(七) 托爾斯泰

皮陸加夫著

Binkhoff—Leo Tolstoi

此書是研究托爾斯泰的一部很好的書，出版處是史克里納公司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八) 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

克洛巴特金著

P. Krupotkin—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

克洛巴特金為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的關於亞洲地理的發現，在科學史上是一件不朽的工作，他的這部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在俄國文學上也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全書共有八章。

從古代民間文學到最近的作家，都有明晰而同情的敘述。初版在一九四五年出現，到了一九一六年，他自己又加以修改及增訂。出版處是倫敦的突克華司公司 (Duckworth and Co.)

(九) 托爾斯泰傳

穆特著

Moude - Life of Tolstoi

此書為許多托爾斯泰傳中的最著名者，共有二冊，鐸特公司 (Dodd, Mead and Co.) 出版。

(十) 俄羅斯的精神

馬沙里克著

T. G. Masaryk - The Spirit of Russia

此書為捷克斯拉夫第一任總統馬沙里克所著，是研究俄國的歷史、文學與哲學的。全書共有二大冊，原著為德文，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一九年，出版處為倫敦佐治愛倫與奧文公司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十一) 托爾斯泰及杜思退益夫斯基

米列加夫斯基著

Merejkowsky - Tolstoi as Man and Artist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一百六十九

米列加夫斯基爲俄國現代很著名的批評家，此書論托爾斯泰，其後並附論杜思退益夫斯基的一文。許多人論到托爾斯泰及杜思退益夫斯基時常稱引他的話。英譯本出版於一九〇二年，出版處爲倫敦的君士特潑爾 (Constable) 公司。

(十二) 俄國的詩歌與進步

紐馬契著

Rosa Newmarch - Poetry and Progress in Russia

此書專論俄國的詩人，自普希金以前的幾個詩人起，很詳細的論到普希金，李門托夫，民衆詩人的加爾莎夫，尼克拉莎夫，尼吉丁至墮廢派詩人那特生等爲止。並附載他們的詩歌幾篇。一九〇七年出版，出版處是倫敦的約翰蘭 (John Lane) 公司。

(十三) 俄國文學的研究

居利著

A. L. Guthrie - Russian Literature: A Study Outline

此書出版於一九一七年，出版處是韋爾遜公司 (H. W. Wilson)

(十四) 俄國文學考略

赫甫郭特著

I. F. Hapgood—*Surve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出版於一九〇二年，出版處爲 Chantauqua Press 書中並載許多名家詩文的選篇。

(十五) 杜思退益夫斯基研究

穆雷著

J. M. Murry—*Fyodor Dostoiensky: A Critical Study*

此書研究杜思退益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及他的生平與思想。初版一九一六年發行，倫敦麥

丁謝甲公司 (Martin Seeker) 出版。

(十六) 俄國文學指要

奧爾琴著

M. J. Olgin—*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很重要，一八二〇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重要作家，都已被其包括在內。每個作家都有一篇評傳，並附以俄國批評家的話。他們的重要著作也都加以述評。第一版出現於一九二〇年，出版處是紐約的哈考特公司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Inc.)。

(十七) 現代的俄國小說家

樸斯基著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一百七十一

Serge Persky—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s

此書出版於一九一三年，出版處是 Luce 公司。

(十八) 俄國小說家評傳

菲爾甫著

W. L. Phelps—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

此書的評論很有獨到之處。最初論俄國國民性，其次論歌郭里，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阿志巴綏夫，安得列夫及科卜林等作家。第一版出現於一九一一年，出版處是紐約的麥美倫公司 (The Macmillan Company)。

(十九) 俄國文學史略

蕭諾夫斯基著

Shakhmowsky—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原著為俄文，簡略而不漏，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二一年，又加上一章，敘托爾斯泰至現代的文學。(為托姆開夫 S. Tomkeyev 所作) 出版處是倫敦的克甘保羅公司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二十)柴霍甫及其他

謝司托夫著

Leon Shestov — Anton Tchekhov and other Essays

此書非專論俄國文學者，共有論文四篇，第一篇論柴霍甫，第二篇論杜思退益夫斯基，議論都很精湛。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一六年，由杜不林 (Dublin) 的孟蕭爾公司 (Maunsel and Co.) 出版。

(二十一)杜思退益夫斯基評傳

梭羅委夫著

Eygeni Soloviev — Dostoievsky: His Life and Literary Activity

此書為重要的研究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性格及作品之書，批評正確而深入，矯正前人的錯誤的評論不少。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一六年，出版處為倫敦的佐治愛蘭與奧文公司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二十二)俄國的小說

孚格著

Vogue — The Russian Novel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此書出版於一九一六年，出版處爲克諾特 (Knoff) 公司，論俄國小說的特質及發達。

(二十三) 俄國文學史 瓦里謝斯基著

K. Waliszewsky -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爲哥司 (E. Gosse) 編輯的世界文學史叢書之一，據著者自言，係專供英國向未與俄國文學接觸的人之用，所以內容很簡明，但略有錯誤之處，不如上舉之巴林的俄國文學史略之瞻實。第一版出現於一九〇〇年，出版處爲倫敦的海尼門公司 (William Heinemann)。

(二十四) 俄國的神奇故事 魏勞編

Wheeler - Russian Wonder Tales

此書爲倫敦 A. and C. Black 公司出版。

(二十五) 俄國人的解釋 委納著

Leo Wiener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委納爲美國著名的斯拉夫文學研究者，他的俄國文學選 (見下) 已博得不少人的稱許。他

前爲哈佛大學斯拉夫文學的助教，現則爲此科的教授。此書雖非專論俄國文學，而對於俄國國民性解釋得極爲詳盡，是研究俄國文學者所不能不看的書。一九一五年初版，出版處爲紐約的“McBridge, Nast and Company”。

(一十六) 俄羅斯人的俄羅斯

威廉著

倫敦：倫敦大學文學院，一九二一年發行。

H. W. William - *Russia of Russians*

文學部專書九卷，一九二一年發行。

此書爲著名的國家與人民叢書 (Countries and Peoples Series) 之一，對於俄國的歷史，宗教，政治，實業以及劇場，繪畫，音樂等都有簡括的敘述。其中第六章是論文學的，自八十年代說起，講到現代的幾個作家止。一九一四年初版，由倫敦的依薩克·僻得曼公司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Ltd.) 出版。

(一十七) 露國現代之思潮及文學

昇曙夢著

昇曙夢爲日本現代最著名的俄國文學研究者。日本現代文學，極受俄國文學的影響，昇曙夢於此是有很偉大的功績的。此書由東京新潮社出版，大正四年初版發行。全書分二編，前編敘

柴霍甫，高爾基至最近諸新進作家，後編敘美列茲加夫斯基及其他詩人與諸批評家，諸女流作家，實爲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二十八) 露國近代文藝思想史

昇曙夢著

此書大正七年出版，由東京大倉書店出版，是一部研究俄國近代文藝思潮的極重要的書。這一類的書，在英文裏幾乎絕無僅有，所以昇曙夢此書對於我們是極有用處的。內容共分十二章，自『序說』至『最近之文藝思想問題』處處都足以供我們的研究。

(二十九) 俄國文學研究

沈雁冰編

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部系統的研究俄國文學的專書，此書可算是這一類書中的第一部。內容除譯叢、附錄之外，共有論文二十篇，讀之略可窺見俄國文學的一斑。初版一九二一年發行，爲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的號外。(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二類 英譯的俄國重要作品

(一) 俄國文學選

委納編

Ivo Wiener - Antholog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書共二大冊，第一冊選十世紀至十八世紀末的詩文，第二冊選十九世紀的詩文，爲很重要的一部關於俄國文學的書，克洛巴特金也非常稱許牠。初版一九〇二年發行，由紐約撲特南公司 (G. P. Putnam's Sons) 出版。

(11) 俄國的詩人與詩

傑令助夫編

N. Jarinkov - Russian Poets and Poems

此書一九一七年出版，出版處爲郎漫公司 (Longmans)。

(12) 近代俄國詩選

特契等編

Deutsch and Yarmolinsky - Modern Russian Poets: An Anthology

此書爲赫考特公司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出版。

(四) 英譯俄文選

皮和弗編

Bechhofer - A Russian Anthology in English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一百七十七

此書篇幅不多，而包羅甚廣，重要的小說家及詩人差不多都已被收集在內。初版一九一七年發行，倫敦克甘保羅公司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出版。

(五) 近代斯拉夫文選 席爾孚編

P. Selver - Anthology of Modern Slavonic Literature

此書也是篇幅少而所包甚廣的，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選散文，第二部分選詩歌。所選的不僅限於俄國，且及於烏克蘭、波蘭及捷克等國。初版一九一九年發行，也是倫敦的克甘保羅公司出版。

(六) 近代俄詩選 席爾孚編

P. Selver - Modern Russian Poetry

此書也是倫敦克甘保羅公司出版的，第一版一九一七年發行。全書都是英俄文對照。

(七) 俄國小說集 拉哥辛編

Z. D. Ragozin - Little Russian Masterpieces

此書共有四冊，選普希金至克洛林科諸人的短篇小說，初版一九二〇年發行，紐約撲特曼公司 (G. D. Putnam's Sons) 出版。

(八) 俄國最好的短篇小說

謝爾茲編

T. Selzer -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

此書爲近代叢書之一，自普希金、歌郭里至科卜林都有作品在內。初版一九二七年發行，紐約波尼公司 (Boni and Liveright, Inc.) 出版。

(九) 屠格涅夫著作集

格尼特譯

The Works of Turgenev,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此書共有十五冊，一九〇六年出版，出版處爲倫敦海尼門公司 (Heinemann)。

(十) 托爾斯泰全集

委納譯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unt Tolsto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o Wiener

此集共有二十四冊，一九〇四——五年出版，出版處爲倫敦但特 (Dent) 公司。

(十一) 杜思退益夫斯基作品集

The Works of Dostoevsky (The Macmillan Company)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作品近來譯出來的很多，自苦人，死人之屋的回憶至卡拉麥助夫兄弟都已出版，出版處是紐約的麥美倫公司 (The Macmillan Company)。翻譯的人即為譯屠格

涅夫著作集的格尼特 (Constance Garnette)。

(十二) 柴霍甫小說集

The Tales of Anton Tchekhov

此集亦為格尼特 (Garnette) 所譯，已出版者有親愛者及其他，決鬥及其他，太太與狗及其他，妻子及其他，歌女及其他等八本，其餘尚在譯印中。出版處是倫敦的卡圖與文突司 (Chatto and Windus) 公司。

(十三) 現代叢書中的俄國文學作品

A few Russian books in the Modern Library

現代叢書爲紐約波尼公司 (Boni and Liveright, Inc.) 所刊行，現已有八十餘種出版。其中俄國小說很多。如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苦人、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煙、安得列夫的七個絞死者、與紅笑、托爾斯泰的依文依利契之死以及俄國最好的短篇小說等等都是。

(十四) 萬人叢書中的俄國文學名著

A Number of Russian Novels in Everyman's Library

萬人叢書爲現代英文的叢書中規模最大者，已出版的歷史、科學、小說、戲曲、詩歌、哲學、論文集、遊記等等，自希臘、希伯萊以至最近的作品，差不多有好幾百種以上。其中關於俄國的文學名著，已陸續出版得不少，如歌郭里的短篇小說、托爾斯泰的愛爭與和平、婀娜小傳、屠格涅夫的荒土、高爾基的小說集、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苦人及其他，死人之家等等都是。出版處在英國爲倫敦的但特公司 (J. M. Dent and Sons) 在美國爲紐約的杜頓公司 (E. P. Dutton and Co.)。

(十五) 海尼門萬國叢書中的俄國文學作品

A Few Russian Novels in Heinemann's International Library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海尼門萬國叢書爲倫敦海尼門 (W. Heinemann) 公司所出版，由哥司 (E. Gosse) 任編輯之責。已刊行者有二十餘種，多爲北歐、西班牙、波蘭、法、德、意大利、保加里亞諸國著名作家的著作；其中關於俄國者，有龔察洛夫的日常的故事及托爾斯泰的作品等數種。

(十六) 世界文學叢書中的俄國文學作品

A Few Russian Books in the World'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學叢書爲倫敦奧斯福大學出版部 (Oxford University) 所刊行，已出版者有二百餘種，以英國作家的著作爲最多。其中關於俄國的，有尼克拉莎夫的在俄國有誰能快樂自由呢？ (詩) 及托爾斯泰的復活、婀娜小傳、哥薩克人、二十三故事集、論說與尺牘等數種。

(十七) 突克華士公司出版的俄國文學著作

Russian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Duckworth and Co.

倫敦突克華士公司陸續的出版了不少的俄國文學名著，如柴霍甫的黑衣僧及其他小說，接吻及其他小說，戲曲集，高爾基的奸細，二十一男與一女，迦爾洵的旗語及其他小說，安得列夫

的戲曲集，壓碎之花及其他，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等都是。其中的大多數都是列在這個公司出版的讀者叢書（The Reader's Library）裏的。

（十八）麥丁謝甲公司出版的俄國小說

Russian Novels, Published by Martin Seckes

倫敦麥丁謝甲公司所刊的俄國小說，都是關於梭羅古勃及阿志巴綏夫二人的；梭羅古勃的小說已譯出的有老屋，小魔鬼，創造的傳說等數種，阿志巴綏夫的小說，已譯出的有沙寧，破點，革命的故事，富翁等數種。

（十九）孟蕭爾公司出版的近代俄國文學叢書

Modern Russian Library, Published by Manselo and Co.

孟蕭爾公司在愛爾蘭首都杜白林（Dublin）其所刊行的近代俄國文學叢書，所收的都是很著名的作品，如科卜林的生命之河及其他，路卜洵的灰色馬等，都是別的叢書裏所未見的。

（二十）其他各出版公司所刊的俄國名著

除了上面所舉的以外，尚有許多美英出版公司，曾刊行俄國文學著作的，如高爾基的著作，大概都是世紀公司 (The Century Co.) 所出版，李門托夫，歌郭里，高爾基及安特列夫諸人的作品，也有不少種由克諾特公司 (Alfred A. Knopf) 譯印，倫敦的佐治·愛倫與奧文公司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也出版了龔察洛夫的阿蒲洛摩夫，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等等，這裏因為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列舉了。

第三類 中譯的俄國文學名著

中國在最近二三年前，才動手翻譯俄國的名著；雖以前也曾零星的譯了幾種進來，但絕未引人注意。所以這裏所舉的，以最近所譯的爲主。

(一) 普希金的著作

安必丹之女，安壽頤譯，俄國文學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 歌郭里的著作

巡按，賀啓明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三) 阿史特洛夫斯基的著作

1. 雷雨，耿濟之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2. 貧非罪，鄭振鐸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3. 愁與罪，柯一岑譯，兵學社叢書本。

(四) 屠格涅夫的著作

1. 前夜，沈穎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2. 父與子，耿濟之譯，同上。
3. 村中之月，耿濟之譯，同上。

4. 獵人日記，耿濟之譯，小說月報十二卷至十五卷，未譯完。

(五) 托爾斯泰的著作

1. 藝術論，耿濟之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2. 復活，三冊，耿濟之等譯，同上。

關於俄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3.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瞿秋白、耿濟之等譯，同上。

4. 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同上。

5. 教育之果，沈穎譯，同上。

6. 活屍，文範村譯，共學社叢書本。十一卷至十五卷未編完。

7. 黑暗之光，鄧演存譯，同上。

8. 婀娜小史，四冊，陳家麟等譯，中華書局出版。

9. 假利券，楊明齋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六) 柴霍甫的著作

1. 海鷗，鄭振鐸譯，俄國文學叢書本。

2. 櫻桃園，耿式之譯，同上。

3. 萬尼亞叔父，耿式之譯，同上。

4. 伊凡諾夫，耿式之譯，同上。

5.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耿濟之譯，同上。

(七) 安特列夫的著作

1. 小人物的懺悔，耿式之譯，文學研究會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2. 人的一生，耿濟之譯，文學研究會叢書本。

3. 狗的跳舞，張聞天譯，文學研究會叢書本。

(八) 阿志巴綏夫的著作

工人綏惠略夫，魯迅譯，文學研究會叢書本。

(九) 路卜洵的著作

灰色馬，鄭振鐸譯，文學研究會叢書本。

跋

本書的第十四章，爲瞿秋白君所作，全書寫成後，又曾經他的校閱。這是應該向他道謝的。本書似乎太簡單，又是匆匆的寫成，一切的疏誤之處，俱待以後再補正。瞿秋白君近亦編好了一部『俄羅斯文學』，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爲百科小叢書之一），其編制與本書不同，讀者很可以拿來參看。

本書的許多插圖，都是爲了本書而特製的，有許多是外間向來沒有見過的。

鄭振鐸

十三，一八二。